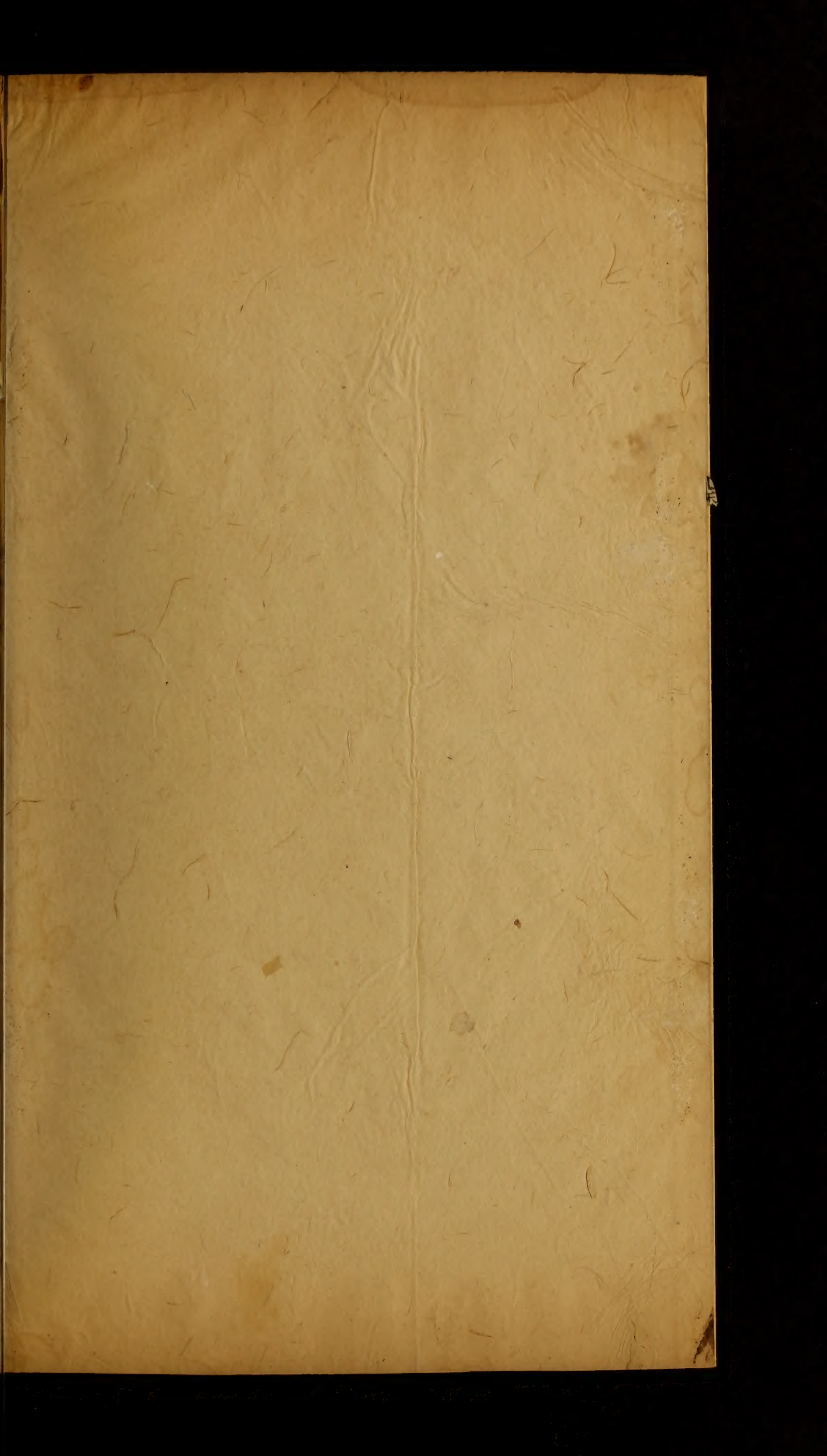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之一百二

明

宣宗皇帝

丙午宣德元年。春正月。命侍郎黃宗載一名垕。字厚夫。豐城人。等清理天下軍伍。

時軍伍頗缺。衛所勾軍州縣。多不以實。無丁之家。誅求不已。有丁之戶。行賄得免。興州軍士范濟。詣闕言之。乃命宗載等十五人。分往直省清理之。其後定清軍例二十四條。遣京卿給事中御史。以爲常。

三月。以禮部左侍郎張瑛邢臺人。兼華蓋殿大學士。直文淵閣。

交阯自永樂以後久隷版圖黎利等竊弄潢池稱兵犯順正王誅所必加雖陳智方政等敗衂相尋亦由於閫將非人耳宣宗既剗

初帝為皇太孫瑛以給事中與陳山沙縣人俱侍講讀至是以舊恩遂有是命瑛善承風旨雖叅機務委蛇受成而已帝亦弗重也陳山于明年正月亦拜謹身殿大學士

夏四月遣成山侯王通征黎利

先是利陷茶籠去年十月陳智方政討之敗績是年三月時渠魁未平小寇蜂起宣化賊周臧太原賊黃菴芙蕾賊潘可利雲南寧遠州紅衣賊長摯俱叛附利宣化太原皆府名芙蕾縣名皆屬交阯布政司今爲安南國地帝降旨切責智政以通為征夷大將軍充總兵官馬瑛為叅將帥師討利尚書陳洽叅贊軍務智政俱削爵充為事官明制凡以失律奪職戴罪從征者稱為事官聽通節制通既出師一日帝御文華殿蹇義夏原吉楊士奇楊榮侍帝曰交阯自建郡縣以來用兵無寧歲昨遣將出師朕反覆思之欲如洪武中使自為一國歲奉常貢以全一方民命卿

簡重臣統兵進討而又聽楊士奇等珠崖之喻其時蹇夏諸臣能不隨聲附和正宜相商決策乃軍行甫出國門而君臣相顧已早爲棄地息兵之說厥後王通但務講和陳洽柳升相繼戰歿喪師失律坐爲小醜所困皆由於廟謀之氣先餒耳

等以爲何如。義原吉。對曰。太宗皇帝。平定此方。勞費多矣。二十年之功。棄于一旦。臣等以爲非是。帝顧士奇榮曰。卿兩人云何。對曰。交阯。唐虞三代。俱在荒服之外。漢唐以來。雖爲郡縣。叛服不常。漢元帝時。以賈捐之議。罷珠崖郡。前史稱之。元帝中主。猶能布仁行義。況陛下父母天下。與此豺豕較得失邪。帝頷之。乃下詔。大赦交阯罪人。黎利。潘僚。降。亦授職。停採辦金銀香貨。欲以弭賊。而賊無悛心。

五月。詔毁身療親疾者。不得旌表。

初。洪武中。禮部定議。凡人子臥冰刲股者。不在旌表之例。事見前。至是。總旗（明史兵志。凡千百戶所。各設總旗二。小旗十。）衛整女。母病篤。刲肝煮液。母飲之而愈。禮部特爲請旌。帝曰。孝親有道。剖腹刲肝。豈可爲孝。若因此傷生。則其罪益大。所請不允。

秋。七月。京師地震。

內使之職止於供給使令即令讀書亦不過教之識字記姓名略解大義而已特開書堂聚至四五百人已不免重視其事且令大學士翰林等官專以授書為務尤紊職守而褻班聯若輩因此遂得與外僚日相習熟實開夤緣交結之漸宣宗於內使傳旨必令

是歲。南京地亦震。

始立內書堂。

洪武中。設內官監典簿。掌文籍。以通書筭小內使為之。又設尚寶監。掌玉寶圖書。皆僅識字。不明其義。及永樂時。始令聽選教官。入內教習。至是。開書堂于內府。改刑部主事劉翀為翰林修撰。專授小內使書。其後大學士陳山。修撰朱祚。俱專是職。選內使年十歲上下者。二三百人讀書其中。後增至四五百人。翰林官四人教習。以為常。于是內官始通文墨。掌章奏。照閣票批硃。與外庭交結往來矣。

京師地生毛。

覆奏始行非不留心防制乃必欲其深通文墨甚至掌奏批硃悉由內監之手實不解其何以致義至正統初即有司禮秉筆之事貽害遂不可勝言豈非立法之不善耶

高煦不過一凶暴無賴之人又習見成祖以篡得國遂萌逆志其情事究與燕兵有殊而宣宗亦非惠帝柔弱可比高煦第乘其新立逞心不軌不意宣宗之竟能決意親征故一聞六師壓境如震迅雷手足已無所措則其事半功倍固時勢使然若僅命將出師恐成敗尚未可定且所遺

長尺餘。

詔自今內官內使傳旨。必覆奏始行。

屢申諭部科。而內官內使之擅傳旨者。終不能禁。部科亦不能違也。

八月。漢王高煦反。帝親征。

高煦徙國樂安。永樂中。高煦有罪。自雲南徙封樂安。事具前。益怨望。帝即位。與其黨日夜造軍器。籍丁壯為兵。破獄出死囚。厚養之。集旁近無賴子弟。及逋逃。賜銀幣。編隊甲。奪府州縣官民畜馬。立五軍。指揮王斌將前軍。韋達左軍。千戶盛堅右軍。知州朱恒後軍。高煦自將中軍。四哨。指揮韋弘。韋興。千戶王玉。李智。領之。部署已定。授王斌。太師。朱恒及長史錢巽。尚書盛堅。及典仗侯海。都督教授錢常侍郎。

之薛祿聞命色變甚至向廷臣垂泣其恇怯無能視建文時之李景隆相去有幾幸而宣宗英斷且楊榮等之力贊親征亦非齊黃輩所能及其功效故不可同日語也

其餘各以差授職。遣人約山東都指揮靳榮爲助。期先取濟南。然後犯闕。御史樂安李濬家居。變姓名。詣京白其事。山東文武軍民。眞定等衛所告變者亦踵至。高煦遣親信枚青入京。約英國公張輔爲內應。輔立縶以聞。帝遣中官侯泰。賜高煦書。泰至。高煦盛兵見泰。曰。靖難時。非我出死力不得至是。太宗輕聽讒言。削去護衛。徙我樂安。仁宗徒以金帛餌我。今上舉口談祖制。吾安能鬱鬱久居此乎。因命泰觀其軍馬兵器。曰。以此橫行天下可也。爾歸報爾主。速執送奸臣。然後議吾所欲耳。泰懼不敢言。歸亦不以實對。越數日。高煦所遣百戶陳剛賫奏至。多所指斥。索誅奸臣。以夏原吉爲罪首。帝遣陽

武侯薛祿（廖人行六軍中呼薛六後貴更名祿）往討之夜召諸大臣入議原吉免冠謝死罪帝曰卿何爲是言彼借卿爲兵端耳休戚與卿共之命諸大臣坐屛左右密語楊榮首勸帝親征帝難之張輔曰願假臣兵二萬擒獻闕下不足煩至尊榮曰彼謂陛下新立必不自行故敢爾以天威臨之事無不濟臣請先驅原吉曰獨不見李景隆已事邪臣昨見所遣將命下卽色變退語臣等泣臨事可知且兵貴神速卷甲趨之所謂先人有奪人之心也榮言是議遂決越三日發京師命鄭王瞻埈襄王瞻墡居守帝在道馬上顧謂從臣曰卿等度高煦計安出或對曰樂安城小彼必先取濟南爲巢窟或曰彼曩不肯離南京今必引兵南行帝曰不然濟南雖近攻之未易下聞大軍至亦不暇攻護衛軍家屬在樂安豈肯舍之而南以朕

計之。高煦外强中怯。敢反者。以朕年少新立。衆心未附。又謂朕不能自行。他將來。以甘言厚利誘之。冀僥倖成事。今朕來。已膽落。敢出戰乎。至即成擒耳。

帝至樂安。高煦降。遂班師。

高煦初聞薛祿將。喜曰。易與耳。及聞帝親征。始懼。其黨有自拔來歸者。帝厚賞之。令還諭其衆。復遺高煦書曰。張敖失國。本之貫高。淮南受誅。成于伍被。今六師壓境。王即出倡謀者。朕與王除過。恩禮如初。不然。一戰成擒。或縛王來獻。朕雖欲保全。不可得矣。前鋒至樂安。高煦約詰朝出戰。帝聞令大軍蓐食兼行。駐蹕樂安城北。諸將壁其四門。王斌等乘城舉礮。大軍發神機銃擊之。聲如雷震。諸將請即攻城。帝不許。復再勑諭高煦。又以勑

趙王如果與高煦同惡自當聲罪加誅若其未與逆謀豈可因樂安之事遽臆猜疑以傷親誼建文削藩釀禍前鑒非遙况高煦既

矢射城中。諭逆黨禍福。城中多欲執高煦獻者。高煦懼。密遣人請降。願假今夕訣妻子。明日出歸罪。帝許之。其夜。高煦焚兵器及通逆文書。火通夕不息。昧爽。帝移蹕城南。高煦將出城。王斌等止之曰。寧一戰死。無爲人所擒。高煦紿斌等復入宮。潛從間道出。爲官軍所執。帝以廷臣劾章示之。令爲書召諸子同歸京師。改樂安州爲武定州。命陽武侯薛祿兵部尚書張本字致中東阿人留鎮焉。

九月。帝還京師。遣使諭趙王高燧。

師還次單橋。即單家橋注見前。陳山迎謁。請乘勝襲彰德。執趙王。楊榮以帝意令楊士奇草勅。士奇曰。太宗皇帝惟三子。今上惟兩叔父。有罪者不可赦。無罪者宜厚待之。疑

匹就擒有何羽翼堪虞必
須剪伐乎陳山敢倡議移
師開釁骨肉其罪奚辭與
齊黃何異邪更不可問若
而宣宗從楊士奇之說固
予保全否則無與相殘不
幾復效建文之遜國邪

則嚴防之使無虞而已。何遽加兵傷皇祖在天意乎。時惟楊溥與士奇合。請皆入。以死諍。二人入。闔者不納。帝召蹇義。義以士奇言白帝。移兵事遂罷。至京師。帝語士奇曰。議者喋喋。多言趙王事。奈何。士奇曰。趙王與陛下最親。陛下當保全之。無惑羣言。帝曰。吾亦思之。今欲封羣臣章示王。令王自處。何如。士奇曰。得一璽書。更善。帝從之。乃遣駙馬都尉廣平侯袁容（壽州人。尚成祖女永安公主。）等奉書及羣臣所上章至趙。趙王大喜。已泣曰。吾生矣。即上表謝。且獻護衛。言者頓息。（自是帝待趙王益厚。而薄陳山。山嘗入內閣。帝問楊士奇曰。陳山何如人。對曰。山寡學。昧大體。帝曰。然。趙王事幾為所誤。未幾。命輟機務。專授小內使書。張瑛亦嘗為南京禮部尚書。）

李時勉以直言下獄本屬仁宗過舉宣宗設未審所言何事豈容不加詳察遽令縛付西曹則其恣以盛怒脅以嚴威未嘗非鑒其無他故爲曲折以顯其寬

廢高煦爲庶人。

築室西安門內謂之逍遙城幷其諸子錮之王斌朱恒等皆伏誅長史李默以嘗諫免死謫戶北爲民天津山東諸都督指揮以預謀誅死者六百四十餘人戍邊者一千五百餘人帝親製東征記備書其事後數年寧王權上書請赦高煦不從一日帝往視之高煦伸足勾帝仆于地帝命舁銅缸覆之缸重三百觔高煦項負之輒動乃命積炭于其上燃之逾時火熾銅鎔高煦死諸子亦死。

冬十月釋李時勉于獄復以爲翰林侍讀。

時勉既下獄至是復有言其得罪先帝者帝震怒命校尉縛以來又使即斬西市毋入見而時勉已爲前校尉縛至帝遙見罵曰爾觸忤先帝疏何語具數之時勉曰

若宦官之類但其獲罪所由雖云先朝盛德而必使之於大廷歷數始爲嘆息稱忠將欲形己之長竟不復爲仁宗少留餘地於心果何以自安且宣宗後此於陳祚請講大學衍義籍沒遣繫郭循極諫工作嚴譴怒射其失視金瓜捶擊殆無以異又何前後之自相矛盾耶

臣言諒闇中不宜近妃嬪。皇太子不宜遠左右。帝聞。氣稍平。時勉數至六事止。帝令盡陳之。對曰。臣惶懼不能悉記。帝意益解。曰。是第難言耳。草安在。對曰。焚之矣。帝太息曰。忠臣也。立赦之。復其官。

大雷電雨。

十一月。王通兵至交阯。遇賊于應平。交阯舊縣。屬交州府。敗績。參贊尚書陳洽死之。

通未至交阯。黎利弟善攻交州府。都督陳濬擊却之。參將馬瑛破賊清威。與下石室東關。俱交阯舊縣。屬交州府。至石室。會通兵亦至。遂與之合。進次應平之寧橋。臨涉河。諸將言地險惡。恐有伏。宜且駐師覘賊。通不聽。麾兵徑渡。人馬行泥淖

中不能成列伏四起軍大潰死者二三萬人通被創走尚書陳洽陷陳墜馬左右欲扶還洽叱曰吾爲國大臣報國正在今日揮刀殺賊數人自刭死黎利在清化聞之自將精卒疾馳圍東關通本無將畧一敗即氣沮陰遣人許爲利乞封不奉朝命擅割清化以南地畀賊令官吏軍民盡還東關檄至清化知州羅通不從與指揮打忠攖城拒守利移兵攻之不下既而利犯交州通出兵擊之賊大敗斬其僞官以下萬餘級利惶懼欲走諸將請乘勝急擊通猶豫數日賊得樹柵掘濠塹四出攻掠遂分兵陷昌江都指揮李任前後三十戰力竭自刭死復攻邱溫邱溫去廣西憑祥止二宿總兵官顧興祖擁兵不救城遂陷

事俱在明年昌江城在故諒江府南邱溫城在故諒山府北李任永康人

十二月遣安遠侯柳升征黎利黔國公沐晟自雲南引兵

會之。

帝聞王通敗。大駭。乃命升充總兵官。保定伯梁銘汝陽人。副之。都督崔聚懷遠人。充參將。尚書李慶字德孚。順義人。參贊軍務。師由廣西赴討。又命沐晟及興安伯徐亨新寧伯譚忠從雲南進兵。救通圍守以俟。又以黃福仍兼交阯布按二司事。與升等同行。

丁未二年。春正月。南京地震。

是年凡十有一震。

夏四月。晉王濟熿有罪。廢為庶人。

初。濟熿既構陷濟熺事具前。幽其父子空室中。蔬食不給。恭王宮中老媼。走訴成祖。盡得其構陷狀。乃命釋濟熺。

封其子美圭爲平陽王。畀以恭王故田。濟熿靳不與。仁宗屢詔諭之。不聽。帝卽位。高煦反。濟熿與通謀。其黨至京自首。寧化王濟煥亦奏其弑母事。事亦見前。帝遣人察之皆實。乃免爲庶人。幽之鳳陽。同謀者皆伏誅。

王通許黎利和。介其使上表。

利圍交州久。通閉城不敢出。利益易之。致書請和。上表謝罪。通欲許之。集衆議。按察使楊時習曰奉命討賊。與之和而擅退師。何以逃罪。通怒厲聲叱之。衆莫敢言。遂遣人偕利使至京。進表及方物。

秋七月。松潘番叛。遣都督同知陳懷合肥人。等討之。

松潘衛當發軍戍交阯。將士憚行。千戶錢宏與衆謀詭

金作贖刑古人欽恤之義苟情有可矜而罪非不赦許其納米弛罪亦未嘗不可顧宜聽人之自贖豈可不問其願與否而強人使

言番叛冀免調都司果罷其役而發軍討番宏潛至番寨脅以大軍將致討逼取牛馬財物番本不反忽聞大軍且至衆遂驚走約生番為亂殺指揮陳傑衆至五萬人合攻松潘城焚上下四關及諸屯堡又圍威茂疊溪（注見前。）諸衛所官軍屢戰皆敗帝遣懷與指揮蔣貴（字大富江都人）合兵討之而梟宏于松潘以徇明年正月官軍連敗賊復疊溪招撫諸番三十餘寨松潘平命懷鎮其地

令官吏軍民入米贖罪。

自死罪至笞四十分十等納米百石至二石有差納者贓罪得不死徒流以下皆復用不能納者雖笞杖久繫不釋往往至死後以御史張純言貧人罪輕者始免追

從今無力者轉受無窮之累則是爲利起見而非爲仁行權矣

繫。

命都督僉事山雲徐州人。鎮廣西。

柳慶蠻韋萬黃等糾合猺獞苗種名。劫掠臨桂唐縣。今爲桂林府治。諸縣。鎮遠侯顧興祖坐逮。以不救交阯。命雲佩征蠻將軍印。充總兵官率官軍討之。賊退保山巔。壘石于藤侯官軍至。輒斷藤下之。莫敢近。雲夜束火牛羊角。以金鼓驅向賊。賊亟斷藤下木石。比明。木石且盡。衆譟而登。斬首萬餘級。賊降。雲乃築四城九堡。傳令九十餘區。以鎮要害。初。土官饋獻。帥率受之。然卒爲所持。雲聞府吏鄭牢剛直。召問曰。饋可受乎。牢曰。潔衣被體。一汚不可復湔。將軍新潔衣也。寧可汚乎。雲曰。彼且疑。奈何。牢曰。黷貨法

當死將軍不畏天子法。乃畏土夷邪。雲曰善。蓋刦之由
是土酋皆服。
九月。柳升師次倒馬坡。在鷄陵關南。遇伏死。諸軍盡歿。
升奉命久俟諸軍集。至是始抵隘留關。黎利與王通已
有成言。乃僞爲國人書。詭稱陳氏有後。令其下詣升軍。
乞罷兵立陳氏裔。升不啟封。遣使奏聞。趣進兵。連破關
隘數十。直抵鎮夷關。即鷄陵關。永樂中更名。升意殊輕賊。郎中史
安。字志靜。豐城人。主事陳鏞。字叔振。錢塘人。恐賊示弱以誘官軍。亟言
于李慶。請升持重勿輕進。時慶及梁銘皆病甚。强起告
升。都事潘禋。鄞人。且引寧橋事爲戒。升不爲意。前至倒
馬坡。與百餘騎先馳度橋。橋遽壞。後隊不得進。升陷泥

溥中伏發，升中鏢死，從者皆歿。其夕銘卒，明日慶亦卒。崔聚整軍至昌江，遇賊，殊死鬬。賊驅象大至，陣亂，聚爲賊所獲，誘之降，不屈，遂被殺。官軍或走或死，無一人降者。安、鏞、禮及主事李宗昉，史無里系。皆死。黃福奔還，爲守關者所獲，欲自殺，守關者力阻之，曰：公，我父母也，公不歸，我曹豈敢至此。利聞，饋白金餱糧，以肩輿送出境。福至龍州，以賊所遺歸之官。

冬十月，王通棄交阯，與黎利盟而還。

通聞柳升敗歿，益懼，更啗利和，教利立陳暠爲陳氏後，詭言暠實先陳王頣三世孫，今訪得之。交人欲奉以爲後。輒立壇，集軍民官吏與利盟誓退師。因宴利，遺利錦綺。利以重寶賂通，通爲馳上表，卽引兵還。沐晟軍至水尾，聞已議和，遂引退，賊乘之，晟大敗。水尾，交阯舊縣，屬歸化州，接雲

南界

十一月詔赦黎利罷交阯兵悉召文武吏士北還鴻臚寺進黎利與柳升書越一日王通使以利所奉陳暠表亦至詞畧相同帝覽之心知其詐然欲藉此息兵乃以表示廷臣命集議張輔曰此詐也請益發兵討之臣期以一年擒賊蹇義夏原吉亦以爲不可許而楊士奇楊榮知帝厭兵且前有欲棄交阯語（語具前）因力言許利便帝意遂決廷臣不敢復爭于是遣侍郎李琦羅汝敬等齎詔撫諭交阯赦除其罪并諭利與滅繼絕意令其陳氏後人之實以聞敕召王通馬瑛及三司衞所府州縣官吏盡撤軍民北還詔未至王通已由陸路還廣

立儲非善全之道向已屢
論及之若由於臣下申請
尤易滋流弊況其未離襁
褓者乎乃宣宗皇子生甫
八日而羣臣請立太子之
疏已紛紛競陳有何迫不
及待竟至於此徒知拘古

西陳智及中官馬騏山壽由水路還欽州官吏軍民得還者八萬六千餘人爲賊所獲及拘留者不可勝計交阯內屬二十餘年屢叛屢討及棄地罷兵歲省軍興鉅萬而中國兵威亦稍詘自是遠夷朝貢多不至者

皇子生赦

帝年三十胡皇后未有子而孫貴妃有寵妃鄒平人幼育宮中有美色帝即位立爲貴妃乃陰取宮人子爲已子帝以長子生大喜寵貴妃有加

戊申三年春二月立子祁鎮爲皇太子即英宗

皇子生八日羣臣即上表請立爲太子皇后亦屢表請早定國本貴妃佯驚曰后病痊自有子吾子敢先后子邪帝不允貴妃子遂立

慕名而不審事體甚不足當一喙而况其事出揣摩迎合耶

作帝訓成

凡二十五篇。曰君德。奉天。法祖。正家。睦親。仁民。經國。勤政。恭儉。儆戒。用賢。知人。去邪。防微。求賢。祭祀。重農。興學。賞罰。黜陟。卹刑。文治。武備。御夷。藥餌。帝自爲之序復題其後以詔子孫。

三月廢皇后胡氏。立貴妃孫氏爲皇后。

太子既立。帝以春秋。母以子貴。將廢后而立貴妃。召諸大臣言之。楊士奇以爲不可。翼日。帝獨召士奇至武英殿。密諭之。士奇曰。皇后今有疾。惟以疾辭位。遜居別宮。則進退有禮。帝俞之。乃令后上表辭位。退居長安宮。賜號靜慈仙師。而册貴妃爲皇后。胡后既廢。張太后常召居清寧宮。至正統八年乃殂。葬金山。天順間。追謚恭讓皇后。金山在宛平縣西北。

宴大臣于西苑。在今西華門西。明彭時賜遊西苑記。西苑在宮垣西。中有太液。周十餘里。池中駕虹梁以通往來。橋東爲圓臺。臺上爲圓殿。其北即萬歲山。山上有殿亭六七所。最高處廣寒殿也。

帝命蹇義夏原吉楊士奇楊榮等十有八人從遊萬歲山。復賜登御舟。泛太液池。帝指御舟曰。治天下猶此舟矣。利涉大川。卿等之力也。當是時。帝方勵精求治。諸大臣亦同心輔政。海內漸臻治平。帝乃倣古君臣豫遊事。每歲首許百官旬休。選勝宴樂。帝亦時遊西苑。諸學士皆從。問民間疾苦。賦詩賡唱。朝野稱盛事云。

夏四月。詔自今官民建言。尚書都御史給事中會議以聞。

閏月。遣使撫輯河南流民。

工部郎中李新自河南還。言山西饑民流徙南陽諸郡。不下十餘萬。官司遣人捕逐。民愈窮困。死亡日多。帝即

遣官撫恤撥廩振之。

王通陳智等及內官馬騏山壽俱以棄交阯罪下獄論死。

時議以通棄地擅和。騏恣虐激變。罪爲最重。然帝皆不誅。長繫待決而已。顧興祖先被逮。亦下獄。沐晟爲廷臣所劾。帝不問。封章示之。

五月。贈恤交阯死事諸臣。

秋七月。以顧佐字禮卿太康人爲右都御史。

都御史劉觀雄縣人以貪被黜。楊士奇楊榮薦佐廉公有威。尹京師。政清弊革。帝立擢佐右都御史。賜敕獎勉。佐視事。即奏御史不法及老疾者三十二人。朝綱肅然。佐性嚴毅。每旦趨朝。小憩于外。立雙藤戶側。百僚皆旋折避之。入內直廬。獨處小夾室。非議政不與諸司羣坐。人

朝官自行常祿即或薪芻僕馬所費較多又豈可取給隸人致損清節乃當時相沿成俗雖以顧佐之廉公有素亦不免為積習所移實非大臣潔清自矢之義宣宗既知其失又因楊士奇之言而稔悉由來即當別定章程以剔除積弊顧惟付之浩歎姑息因仍明知而不為之禁則傷廉累下之風伊於胡底尚成何政體乎

稱顧獨坐云。都察院吏。訴佐受隸金。私遣隸歸。帝密示楊士奇曰。爾不嘗舉佐廉乎。對曰。有之。朝官俸薄。僕馬薪芻。資之隸。不得不遣半歸。使出資免役。官得資費。隸得歸耕。永樂以來。朝臣皆然。即臣亦然。帝歎曰。朝臣貧乃如此。因怒訴者曰。朕方用佐。小人輒敢誣之。乃以狀付佐曰。汝自治之。佐召吏。吏恐甚。佐曰。上命我治汝。汝改行。吾當貸汝。帝聞。謂佐得大體。益喜。

八月罷北京行後軍都督府及行部。

初仁宗將還都南京。命北京諸司悉稱行在。事見前。復設行後軍都督府及行部。至是罷之。諸司行在字。至正統六年始去。

帝巡邊。敗烏梁海之衆于寬河。寬河在今喀喇沁左翼南。源出寬山。東流會額類河。入盛京寧遠州界。

帝次石門驛。在遵化州西。有鎮。聞烏梁海統率部衆萬餘人已入塞。乃留大軍于遵化。遵化縣。今為州。而自率精騎三千人。人

二騎持十日糧出喜峯口。前注見遇敵于寬河。帝親射其前鋒殪三人。分鐵騎爲兩翼夾擊之。飛矢如雨。神機礮並發。烏梁海部衆潰敗。人馬死者過半。帝親率百餘騎追奔。其衆望見黃龍旗。悉下馬羅拜請降。明日。命諸將搜山谷。獲軍器馬駝。不可勝計。

冬。十月。命中官郭敬鎮守大同。

武安侯鄭亨久鎮大同。治軍嚴肅。撫士卒有恩。常云。大同。我國家後門。我死。後來者何人。幸勿壞我家事也。時內官在邊。總兵官畏之。惟亨與敬議事無所撓。亨卒。敬始縱恣。

己酉　四年。春。正月。兩京地震。

北京是年震者三南京震者七
夏四月命工部尚書黃福平江伯陳瑄經畧漕運
大臣督漕自此始
詔贓吏不得贖罪
御史王翺字九臯鹽山人言官吏害民蠹政贓犯爲甚今官吏
罪無輕重運磚復職是貪黷者幸免廉潔者鮮勸非爲
治之道也請自今贓吏坐死但許贖罪不許復官從之
未幾文職有贓罪納米者吏部請降一級用帝曰納米
乃一時之權宜懲貪爲立國之大法自今文職官吏犯
贓者悉依律治
六月初設鈔關

洪武定制有商稅而無船稅至是戶部以鈔法不行請行納鈔例御史羅亨信（字用實東莞人）等亦言之乃沿兩京水道設關收鈔于是置漷縣濟寧徐州淮安揚州上新河（在南京）滸墅（在蘇州）九江金沙州（在湖廣）臨清北新（在杭州）諸鈔關量舟大小修廣而差其額謂之船料不稅其貨惟臨清北新則兼收貨稅

冬十月帝製猗蘭操賜大臣

又諭蹇義等曰薦賢為國大臣之道卿等宜勉副朕懷

庚戌五年春正月少保兼太子少傅戶部尚書夏原吉卒（謚忠靖）

原吉與蹇義皆起家太祖時義秉銓政原吉筦度支俱

二十七年。時稱蹇夏。及是原吉卒。贈太師。原吉有雅量。嘗曰。處有事。當如無事。處大事。當如小事。若先自張皇。則此中無主。何能應事。嘗與同列飲他所。夜歸值雪。過禁門。有欲無下者。原吉曰。君子不以冥冥墮行。其敬慎如此。

二月下詔寬卹。

帝以春和。將下詔寬卹。先諭楊士奇。欲蠲免災糧。寬民間追償畜馬。士奇對曰。聖念及此。眞民生之幸。但今當寬卹者。尚不止此。因請免積欠薪芻。量減官田租額。部符採買。當撥土宜。法司理刑。務敦平恕。工匠在京者。宜分戶丁之半還家。帝悉嘉納。命士奇卽草勅行之。

帝奉皇太后謁長陵。獻陵。

帝親櫜鞬。騎導太后輦。至清河橋。清河注見前。下馬扶輦。幾

民夾道拜觀。陵旁老稚。皆山呼迎拜。太后顧曰。百姓戴君。以能安之耳。皇帝宜重念。帝奉太后過農家。召老婦問所業。賜鈔幣。有進蔬食酒漿者。太后取嘗之。以與帝曰。此田家味也。皇帝宜知之。扈從臣張輔蹇義楊士奇楊榮金幼孜楊溥見太后于行殿。太后慰勞之。帝還。見道中耕者。取其耒三推。顧侍臣曰。朕三推已不勝勞。況常事此乎。賜之鈔。凡所過農家。皆賜之。

夏五月。擢郎中況鍾字伯律。靖安人。等九人爲知府。賜勅遣之。

帝以知府多循資格。不稱任。會雄劇地九郡缺守。命大臣舉京官廉能者用之。乃擢鍾知蘇州。及郎中趙豫字定素。安肅人。知松江。莫愚臨桂人。知常州。羅以禮桂陽人。知西安。員外郎陳本深字有

豪强不鋤則不足以安良扶弱興利除害惟眞循吏能爲之至於慈祥愷悌僅可論其宅心而果決剛明必當濟以莅事能吏循吏雖有兩稱究歸一轍也必以豫爲勝鍾豈知治體者哉

源。鄞人。知吉安。邵旻。知武昌。馬儀。知杭州。二人。史皆失其里系。御史何文淵。字巨川。廣昌人。知溫州。陳鼎。新興人。知建昌。等皆賜勅。俾馳驛之任。其冬復用薛廣等二十九人。亦如之。後鍾等皆著聲績。有居官至一二十年者。吏稱其職。民安其業。一時烝烝稱極盛焉。蘇松鄰郡。况迹在蘇州。其爲政。務鋤豪强。植良弱。興利除害。不遺餘力。民有况太守。民父母之歌。趙豫在松江。一意拊循。與民休息。在職十五年。尤以愷悌稱。及去。老稚攀轅留。一履以誌遺愛。時論謂鍾爲能吏。而豫爲循吏云。

六月遷開平衛于獨石卽今獨石城。在宣化府赤城縣東北。獨石口。南本元雲州地。明移開平衛于此。今設副將。同知。駐防。

洪武初設開平衛。置八驛。東接大寧。古北口。西接獨石。

永樂間。大寧既棄。開平勢孤。至是。遂徙開平衛于獨石。

棄地三百里。盡失龍岡。灤河注俱見前之險。邊備益虛。

遣使捕畿內蝗。

諭戶部曰。往年捕蝗之使。害民不減于蝗。宜知此弊。因

作捕蝗詩示之。

秋。八月。己巳朔。日食。

陰雨不見。禮部請表賀。不許。

命工部尚書黃福總理畿南。山東。河南。淮北屯田。尋罷。

福上言。永樂間營建北京。南征交阯。北伐沙漠。資用未

嘗缺乏。比國無大費。而資用僅給。即不幸有水旱徵調。

何以濟之。臣請役操備營繕軍十萬人。于濟寧以北。衞

輝。真定以東。緣河屯種。歲可得米一百萬石。帝善之。遣

郎中趙新等經理福總其事兵部尚書張本言。軍民各有常業。若復分營田役未免勞擾事遂不行

九月以周忱爲工部侍郎巡撫南畿。

帝以天下財賦多不理。而江南尤甚思得才力大臣往釐之乃用大臣薦擢忱巡撫南畿兼督稅糧許便宜行事。忱浮沉郎署。幾二十年。稍遷越府長史。及是。以楊榮薦。遂被擢用。忱至卽召父老訪悉逋稅故設法以次理之時蘇州逋賦最多積至八百萬石。而賦額亦較他府獨重官民田租共二百七十餘萬石。而官田乃至二百六十二萬石民不能堪。帝屢詔減之。忱與知府況鍾曲算累月減至七十二萬餘石。他府亦以次減。民困獲甦。先是胡槩爲巡撫。用法嚴。忱一切治以簡易。凡告訐輒不省。或面訐忱。公不及

周忱巡撫南畿如興水利減淨糧設倉濟農一切實心措置善政頗多誠非苟且塗飾者所可及若其告訐不省一事則不得謂之無失蓋多事固虞其擾民而刁健必宜於懲治況南人好訟自昔已然誠能處置一二以警其餘庶奸徒知所斂跡若一槩置之不問則小人益無所顧忌勢必聞風競起案牘日滋於民又何利乎至忱繼胡槩之後寬猛相濟張弛因乎其時欲爲簡易以便民未嘗不可但因人而訐而以槩旨爲辭則殊礙於理豈知除暴安民本非二事去

胡卿。忱笑曰。胡卿勅旨。在驅除民害。朝廷命我。但云撫安軍民。委寄正不同耳。及在江南旣久。與吏民相習若家人父子。每行村落。屛去騶從。與農夫餉婦相對。從容問疾苦。爲之商畧處置。其馭下。雖卑官冗吏。悉開心訪納。遇長吏有能者。則推誠與咨畫。務盡其長。故事無不舉。嘗躬視水利。督濬崑山嘉定諸浦。時以匹馬往來江上。見者不知爲巡撫也。始與忱同命者。北畿。山東。曹弘。湖廣。吳政由員外郎。江西。趙新。浙江。趙倫由郎中。河南。山西。于謙。由御史。皆擢侍郎爲巡撫。而忱與謙任最久。政績亦最著。于謙。字廷益。錢塘人。

冬十月。帝巡邊。至洗馬林。注見前。閱武而還。

十二月。兩京地震。

北京震者一。南京震者四。

辛亥六年。春三月。命考察外官自布政按察二司始。

夏六月。命黎利權署安南國事。

三年夏。李琦還自交阯。黎利遣使奉表謝恩。詭言陳暠

根奏正所以植彝不而保善良亦豈得不飭敗類徒高言清淨而務爲姑息養奸又安能盡撫綏之實耶

微行至臣下私居惟宋太祖之於趙普曾一行之其意或在於陰行伺察然已不可爲訓若宣宗果思士奇一言何難宣召入對而必以昏暮降臨乎迨後武

物故。陳氏子孫已絕。國人推利守其國。以俟朝命。帝知陳氏即有後。利亦必不言。然以封利無名。復遣使齎勅諭利。及其國人。令遍訪陳氏之子孫。并盡還官吏軍民及兵器之留其國者。利亦再遣使奉表。并具頭目耆老奏。堅言陳氏無後。仍爲利乞封。帝乃遣禮部侍郎章敞字尚文。會稽人。齎勅命利權署安南國事。利雖受朝命。其居國則稱帝。紀元順天。建交州府爲東都。清華府爲西都。分十三道。各設承政憲察及總兵使司。其制度多僭擬中國云。

秋。七月。帝微行。

漏下十二刻。帝從四騎。幸楊士奇宅。士奇倉皇出迎。頓首曰。陛下奈何以宗廟社稷之身自輕。帝曰。朕思卿一言。故來耳。越數日。帝遣內官問士奇。微行有何不可。對

宗輝爲故事遂乃馳騁自如宣府大同盤遊不反皆宣宗貽謀之不善有以啓之耳

轉漕之法明季屢更迄無良策蓋輸將雖閭閻之職而飛輓則宜掌之在官若令里老承值富戶充當即使全無苛擾而常賦外已多一力役之征後雖改爲支運而尚令民運至中途及陳瑄等議行兌運似乎斟酌變通然不以收納責之有司交兌歸之水次仍令軍民私相授受且兌運與支運參行法不歸於畫

曰陛下尊居九重。幽隱豈能遍洽。萬一寃夫怨卒。窺間竊發。誠不可不慮。後旬餘。獲二盜。如士奇言。帝語士奇曰今而後知卿之愛朕也。

冬十月。令官軍兌運民糧。

北京初建。水陸轉漕。皆用民運。會通河既開。陳瑄改用官軍支運。造淺船三千餘艘。分遣官軍。就近運。交淮徐德通四倉。名曰支運。既而官軍多所調遣。仍用民運。道遠。數違期。會黃福與瑄董理漕事。福請復支運法。在四年。令江西湖廣浙江江南北諸郡民轉粟于淮徐臨清各倉。而令官軍接運至京。至是。瑄上言民運糧諸倉。往反經年。失悞農業。若令民兌與附近衞所官軍運載至京。量給耗米及道里費。則軍民交

一民間益無所適從强弱不均弊端百出非恤民之善政也

便帝命黃福等議行之謂之兌運又命廷臣議定則例耗米以地遠近爲差民有運至淮安兌軍者耗減十之四如兌運不盡仍令民自運至倉其不願兌者聽其自運兌運與支運叅行軍既加耗又給輕齎銀爲洪閘徐呂二洪及會通河諸閘盤撥費且得附載他物皆樂從而民亦以遠運爲艱由是兌運多而支運者少矣

十二月中官袁琦有罪伏誅

琦自幼侍帝恃恩縱肆擅遣內官內使假採辦名虐取官民財物事覺下錦衣衛獄籍其家金寶千萬計服用僭侈非法遂磔琦併戮其黨十餘人仍命都察院榜琦罪示天下

太子少保武英殿大學士金幼孜卒諡文靖

刑賞乃馭下大柄免死之券賜諸功臣尚且不可蓋執法則有反汗之虞而曲貸易啓抒網之弊仁義之施且由此而交困矣至金英等本宮中小豎能求闡稍著微勞有何勳績足錄竟至詔書特許且從而獎美之乎不知閹[illegible]小人難養若控馭得宜尚謹守不敢干犯少不檢察則蕩佚者有之況假以護符縱之玩紀踰恣乎明室寵任宦官之弊至英宗而大壞

幼孜病革。家人囑請身後恩。幼孜曰。此君子所恥。不聽。

及卒。贈少保。

壬子 七年。春正月。辛酉朔。日食。

賜中官金英范洪等交阯人免死詔。

三月。復下詔寬卹。

帝召楊士奇諭曰。卹民詔下已久。今更有可卹者乎。士奇因請撫流民。減稅課。察貪吏。薦賢能。京官三品以上及布按二司各舉所知。備方面郡守選。軍民中有文學勇畧者。羣臣察舉以聞。極刑家子孫皆得仕進。帝從之。

夏六月。修天下府州縣倉。

巡察湖廣御史朱鑑言。洪武年間。府州縣四鄉。皆置倉

宣宗此舉固已開其漸矣

妄男子敢至禁門呼訕國

有常刑自當執付法司按

積穀多者萬餘石少者四五千石倉設老人監之富民守之遇水旱以貸貧民今皆廢毀宜遵舊制俾旱澇有資從之

作官箴戒百官

凡三十五篇

秋七月揭豳風圖于殿壁

帝閱內庫書畫得元趙孟頫所繪豳風圖賦詩一章命侍臣書于圖右而揭諸便殿之壁嘗夏日午朝退語侍臣曰天氣向炎正農夫耕耘時也因詠聶夷中鋤禾日當午句曰吾每誦此未嘗不念農人

八月宥誹謗者罪

律以治初無庸好異矜奇也既至帝前已爲非禮呼仍不已則罪更無可寬宣宗乃比之設謗木以來諫釋而不誅僻既不倫宥尤過縱皆好古而不衷於道之失也

有男子大呼西華門外。語涉訕誹。守門者執至帝前。呼仍不已。羣臣請下法司。帝曰。聖人之世。設誹謗木以來諫者。此人寧可罪邪。其釋之。

置蘇州府濟農倉。

故時公侯祿米軍官月俸。皆蘇松民輸南京戸部給之。石加米六斗。周忱請就給蘇松。止與船價米一斗。餘存米共四十萬石。并官鈔平糴米。時江南大稔。忱奏詔令諸州縣以官鈔平糴共得七十五萬石有奇。置倉貯之。又每歲民糧起運羨餘存貯在倉者曰餘米。皆書諸冊而官掌之。貧民借貸及綱運風漂盜奪者。皆資給焉。秋成抵數還官。忱與況鍾定條約以聞。帝悉允行。名其倉爲濟農。久之。歲有餘

羨。貧民不能償者多不追取恍在任二十年百姓不知

凶荒兩稅未嘗逋負後之巡撫江南者莫及焉、

癸丑 八年。春三月。賜曹鼐(字萬鍾寧晉人。)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鼐初由鄉舉。授訓導願就別職。改泰和縣典史(注見前。)七

年。督工匠至京。疏乞入試。復中順天鄉試。及是舉進士

一甲第一。賜宴禮部。進士宴禮部自鼐始。

秋。閏八月。西域貢麒麟。

景星見。

禮官請表賀不許。

甲寅 九年。秋八月。衞拉特托歡襲殺韃靼阿嚕台于穆納山。

在今烏喇特旗西。舊作母納山。今改。

托歡遣使來告且獻玉璽帝賜勅曰王殺阿嚕台見王克復世仇甚善顧王言玉璽傳世久近殊不在此王得之王用之可也賜遣之阿嚕台子諤博爾濟延舊作阿卜只俺今改來歸

九月帝巡邊至洗馬林還

諸將言衞拉特獵所去洗馬林不遠襲之可大克也帝召問楊榮榮對曰陛下屢遣人招諭命其近邊獵牧故感恩而來若擊之是前敕誘之矣且彼聞上至必先遁雖擊何益徒失戎心耳乃止

冬十月松潘番叛都督僉事方政討平之

松潘諸族明史土司傳松潘衞領占藏先結等十八族長官司及筡郎龍溪諸寨

方輿紀要。松潘衛南歸化。關左右有龍溪諸番寨。番叛。帝屢命陳懷討之。寇如故。乃召懷歸。命政與都督蔣貴討之。政至。榜諭禍福。威茂諸番悉降。惟松潘猶梗化。政等連破三十餘寨。寇平。遂留政鎮守松潘。

乙卯 十年春正月。帝崩。太子祁鎮即位。是爲英宗。

遺詔國家重事白皇太后。行時太子方九齡。外廷傳言。太后取金符入內。欲召立襄王。楊士奇楊榮率百官入臨。請見太子。太后即至乾清宮。攜太子泣曰。此新天子也。士奇等伏謁呼萬歲。浮議乃息。

罷金銀硃砂銅鐵坑冶。免其課。

減稅鈔

鎮守中官肇自唐世監軍與政由壽等激亂變亂已事可徵創議撤除于初政誠為有益但收糧巡鹽諸務均係民生國計亦非可委任中涓至南京守備諸邊鎮守更儼然參與軍謀其視各布政司權寄尤重正當首行議罷爾時三楊輔政不思永靖根株乃復跳[illegible]

悉如洪武舊額。

少師兼吏部尚書蹇義卒。諡忠定。

義歷事六朝凡五十年。及是卒贈太師。義與夏原吉聲譽相埒。朝議推義善謀。原吉善斷。有古大臣風烈。而義尤厚重質實。善處僚友間。未嘗一語傷物。至議典法。不苟為包容。上前所言。退不敢以語人。

罷十三布政司鎮守中官。

其守備南京鎮守諸邊收糧徐州臨清巡鹽淮浙者如故。

加戶部尚書黃福少保參贊南京機務。

留都文臣參機務自福始。時襄城伯李隆守備南京。福以參贊當坐隆側。然隆待福禮甚恭。公退即推福上坐。福亦不辭。福遇事先籌定。付隆。隆悉從之。由是政肅民安。遠近說服。

顧首尾使倘留萌蘖不久
而瑺患復熾遂不可除桀
溥等豈得辭其咎哉

二月尊皇太后爲太皇太后。

左右有請垂簾聽政者太后曰毋壞我祖宗法第罷不急務斥宮中玩好之物時時朂帝嚮學而已朝廷大政羣臣白太后太后令悉送內閣俟楊士奇等議決然後行太后兄彭城伯昶都督昇惟令朝朔望毋得與聞國政昇素賢士奇等請加委任太后終不許。

尊皇后爲皇太后。

封弟祁鈺宣宗次子賢妃吳氏出爲郕王。

封平陽王美圭爲晉王。

晉自濟熿廢後不立王者已八年至是以美圭紹封。

以禮部尚書楊溥復入內閣預機務。

溥自四年秋。母喪起復。至是。與楊士奇等復同直內閣。

三月。放教坊司樂工。

凡三千八百餘人。

江西盜作亂。僉事彭森等討平之。

時連年水旱。有司不能振卹。大盤山（在撫州府樂安縣西北。山延袤數十里。跨新淦、永豐二縣界。）賊曾子良等為亂。衆至三萬。屢撫不服。森與吉安知府陳本深。率官軍民壯討之。本深以計擒斬子良。餘衆潰散。

詔死罪必三覆奏。

以元儒吳澄從祀孔子廟廷。

夏。五月。詔自今初任者不得除風憲官。

六月。葬景陵。在天壽山東。長陵之北。

謚曰章皇帝。廟號宣宗。

明史贊曰。宣宗卽位以後。吏稱其職。政得其平。綱紀修明。閭閻樂業。蓋明興至是。歷年六十。民氣漸舒。蒸然有治平之象矣。若乃强藩猝起。旋卽削平。掃蕩邊塵。狡寇震懾。帝之英姿睿略。庶幾克繩祖武者歟。

秋七月。太白經天。

九月。詔四方毋進祥瑞。

龍州宣撫司此四川龍州。今龍安府是。以瑞麥獻。有一莖六穗七穗者。詔曰。今旱蝗相望。獨一方稱瑞。如天下饑民何。自今有若此類者。毋獻。

釋御史陳祚字永錫。吳人。主事郭循字循初。廬陵人。于獄。復其官

宣德間。祚請講大學衍義。帝怒曰。祚以朕爲未讀大學

自宣德間袁琦伏法內官已稍知斂戢英宗幼年踐阼政在三楊誼當整齊宮府使宦豎有所顧忌而少抑亦不致擢進宦人況以太后委寄之專計從言聽王振雖為英宗所寵而沖齡指命誰非不可挽回則振權任未重亦非有不可救之勢又何難嘗啓事朝力加裁制乃三楊不早為防微杜漸輔導之職所關

邪薄朕至此。不可不誅。命籍其家。逮其親屬。同下錦衣獄。婦女發浣衣局。時拓西內皇城。修離宮別館。循為刑部主事。極諫。帝怒。命裹以氈。至大內親詰之。循對不屈。帝益怒。手射之。亦下錦衣獄。至是皆赦復職。

以王振蔚州人。掌司禮監。明史百官志。內官十二監。司禮監。有提督。掌印。秉筆。隨堂。各太監。為內官最要職。

振狡黠多智。事仁宗于東宮。宣德初。浸用事。帝為太子。朝夕侍左右。及即位。命掌司禮監。寵任之。太后嘗遣振至內閣問事。楊士奇擬議未下。振輒施可否。士奇慍。三日不出。太后問故。楊榮以實對。太后怒。鞭振。仍令至士奇所謝罪。且戒曰。再爾必殺無赦。自是間數日。太后必遣使至閣。問連日曾有何事來議。如何施行。令具帖以聞。

冬。十月。詔天下衛所皆立學。

實多迨振肆其詞禮卽欲參預閣事斂權之機已萌又不能力持守正士奇徒爾卧家不出於事何裨使非太后之閑衛以少遏凶邪則振之戮辱廷臣擅行威福又何待八年以後乎英宗信用奸璫其失固不待言而養成巨患致貽禍國家於三楊誠不能無責也

十一月戊辰朔日食。

命楊士奇、楊榮、楊溥議臣民章奏。

太皇太后委任三人。三人同心輔政。士奇有學行。通達國體。榮謀而能斷。溥有雅操。淳謹小心。每議事。士奇引古義。榮出一言決之。諸大臣爭可否。或有違言。溥舍己從人。畧無繫吝。時論賢之。號三楊。以居第目士奇曰西楊。榮曰東楊。溥嘗自書郡望曰南郡。因目爲南楊。

阿爾台寇甘肅。總兵官陳懋擊敗之。

阿嚕台既死。其所立阿爾台王子及所部多爾濟巴勒等。爲托克托布哈舊作托都不花。今改。所窘竄額齊訥外。爲納欵。而數寇甘涼。至是。陳懋邀敗之。追至蘇武山。在凉州府鎮番縣東

南。山右有蘇武。廟。因名。而還。托克托布哈者。元後。衛拉特托歡既殺阿嚕台。欲自立爲汗。衆不可。乃立托克托布哈而奉之。實不承其號令也。

英宗皇帝。

丙辰 正統元年春。正月發京軍屯田畿輔。

楊士奇言。國家歲用糧儲。皆自東南轉運。軍民勞苦。今京軍操練外。餘卒尚多。宜令于北京八府屯田。可省南方轉運之費。從之。

三月。始御經筵。

楊士奇。楊榮。楊溥。請開經筵。并擇老成重厚識達大體者數人。以供侍講之職。太皇太后然之。命士奇。榮。溥。及侍講學士王直。字行儉。泰和人。等爲經筵官。每十日會講文華

殿。宣德前。儒臣進講無定日亦無定所。至是。定于文華殿。以月之初二。十二。二十二。三日爲講期。餘日

仍令講讀官四人。入講經史

夏。五月。始置提督學校官。

南京戶部尚書黃福言。比來生員學藝疏淺。宜令布政

按察二司。遍歷考試。庶得眞才。于是兩畿。及十三布政

司。各置提督學校官一員。兩畿。以御史。十三布政司。以

按察司僉事著爲令。

秋。七月。復聖賢後裔。

令有司訪求南宋衍聖公孔端友。從高宗南渡。居衢州。事具前。及宋

儒周敦頤。程顥。程頤。司馬光。朱熹。後裔。蠲其徭役。祠墓

傾圮者。修之。



兩畿。山東。河南。陝西。湖廣。廣東。大水。

八月。始徵金花銀。入內承運庫。

初。州縣歲賦。有折銀者。俱送南京。供武臣俸祿。及北京旣遷。各衛官支俸南京。道遠費多。所餘無幾。至是。副都御史周銓。請于直省不通舟楫之州縣。折收白金布絹。赴京充俸。巡撫江西侍郎趙新亦爲言。帝問尙書胡濙。濙字源潔武進人。濙言太祖時嘗行之。民以爲便。洪武中。天下稅糧。許民以銀鈔代輸。于是謂米麥爲本色。諸折鈔者。謂之折色。乃倣洪武制。米一石折銀二錢五分。麥亦如之。南畿。及浙江。江西。湖廣。福建。廣東。廣西。共折銀百餘萬兩。不送南京。盡解內承運庫。謂之金花銀。除給放武臣俸。餘專供內用。其後槩行于天下。自起

運兌軍外糧四石折銀一兩解京以為永例由是諸方賦入折銀者幾半而倉廩之積漸少矣

九月封黎利子麟為安南國王

初利死以其子麟權知國事至是帝以陳氏宗支既絕麟事朝廷甚恭遂遣使齎勅印往封之

冬十一月詔廷臣舉堪任御史知縣者各一人

十二月下兵部尚書王驥（字尚德東鹿人）于獄尋釋之

王振初用事欲令朝臣畏已會驥議邊事五日未奏振教帝召驥面責之曰卿等欺朕年幼邪遂執驥及右侍郎鄺埜（字孟質宜章人）下獄尋釋之未幾右都御史陳智劾張輔因奏稽延并劾科道不舉奏帝釋輔不問杖御史給

誠孝太后既對諸大臣數言王振且以刃加振頸不

事中各二十自是言官承振風指屢摭大臣過自公侯駙馬伯及尚書都御史以下無不被劾或下獄或荷校甚至謫譴殆無虚歲

丁巳二年春正月太皇太后召見大臣于便殿

太后御便殿帝西面立后傍召張輔楊士奇楊榮楊溥胡濙入見五人東面稍下立太后諭曰卿等老臣嗣君幼幸同心共安社稷又召溥前曰先帝念卿忠屢形愁嘆不意今復得見卿溥泣太后亦泣左右皆悲愴始仁宗為太子時被讒宮僚多下獄溥及黃淮一繫十年屢瀕于死仁宗每于宮中言及東宮時事慘然泣下以故太后言之太后又顧帝曰此五臣先帝簡任俾輔後人皇帝萬幾宜與五臣共計有頃宣王振至太后頓怒曰汝侍皇

得謂無必殺之心使五臣能因勢而贊成之則去大憝易如反掌乃五臣不但不顯言其惡且爲之長跪致請轉若重爲申救者良由諸臣阿順幼主爲身後計故爾隱忍保全致貽奸惡之禍而不得諉之誠孝太后之優柔寡斷矣且如太后於兄杲昇皆禁其不得干預國事可謂深知大體而三楊則於杲昇請加委任私意揣摩若此又奚有於王振乎

帝起居多不律。今當賜汝死。時女官雜佩刀劍侍。遂以刃加振頸。帝跪爲振請。五臣皆跪。太后曰。皇帝年幼。豈知此輩自古誤人國家。我聽帝暨諸大臣。留振。此後不得令干國事也。振故心憚太后。自此稍斂戢。已而太后病。遂跋扈不可制矣。

夏。五月。遣王驥經理甘肅邊務。

韃靼阿爾台。及多爾濟巴勒數寇甘涼。邊將失利。帝命驥往。許便宜行事。先是都督蔣貴追敵魚海子。在今涼州府鎮番縣東北。卽白亭海。古休屠澤也。將及之。都指揮安敬以前無水草。遂引軍還。巡撫甘肅都御史曹翼奏之。帝命驥責貴狀。幷戮敬。驥秘之。疾馳至軍。大會諸將。問往時魚海子先退

者爲誰。僉曰。安敬。乃即縛敬斬軍門。責貴曰。汝大將。亦當死。姑貸汝立功自贖。諸將皆股慄。莫敢仰視。于是校閱將士。分兵畫地。使各自防禦。邊境肅然。尋還報命。會阿爾台復入寇。帝命驥帥都督任禮。字尚義。臨漳人。蔣貴擊之。驥遣貴爲前鋒。而自與禮統大軍繼進。戒貴曰。不捷無相見也。貴擊敵石城。在甘州府邊外。走之。驥及禮復敗之胡桐林。與下多喇溝。黑泉。俱在額齊訥地。按胡桐。木名。漢書西域傳注。胡桐似桐。蟲食其葉而沫出下流者。俗名胡桐淚。可以汗金銀。即此。舊訛作梧桐林。非是。又及之多喇溝。舊作刀力溝。今改。窮追至黑泉而還。是役。官軍出漠千餘里。諸將左右夾擊。殲敵幾盡。先後獲其部長百五十人。阿爾台多爾濟巴勒。皆遠遁。尋爲托克托布哈所殺。

詔旌出穀振荒者爲義民。復其家。

六月。以宋儒胡安國蔡沈眞德秀從祀孔子廟庭。

秋九月。以指揮僉事楊洪（字宗道。六合人。）守備獨石。

洪初副李謙。守備赤城獨石。謙老而怯。與洪不相能。洪嘗勵將士殺敵。謙笑曰。徒殺吾人耳。敵可盡乎。御史張鵬劾罷謙。遂以洪代。洪紀律嚴明。烽堠修飭。數與烏梁海戰。斬其酋。威名聞嶺北。稱楊王。

戊午 三年。春二月。京師地震。

夏四月。設大同馬市。

與衛拉特互市也。

六月。旱。錄四。

秋。陝西饑。

令雜犯死罪以下。輸銀贖罪。送邊吏易米振之。

冬。十一月。逮天下逋逃工匠。四千餘人。

宣德間。徵天下軍民工匠。多所興造。帝即位。悉罷之。未幾建宮殿。修九門。改造五府六部諸司公署。又建京城內外諸佛寺。工役繁興。匠多逃者。二年二月以後。已逮六千餘人。至是。又逮四千二百餘人。後又逮萬人。逮至者皆桎梏赴工。六年夏。以盛暑。始脫桎梏。

己未四年。春三月。遼王貴烚（簡王植長子。）有罪。廢為庶人。

貴烚杖殺長史。笞荊州知府。為撫按官所劾。帝亦聞其內亂。召訊具伏。廢為庶人。已封其弟貴熡為遼王。

夏五月京師大雨水溢
壞官廨民居三千三百餘區貧民露宿長安街皆滿
六月彗星見
長丈餘五十四日乃滅
京師地震八月又震
庚申五年春正月少保南京戶部尚書黃福卒
福歷事六朝多所建白安南貢使入朝或指福問曰識
此大人否對曰南交草木亦知公名安得不識其卒也
贈謚不及士論惜之成化初贈太保謚忠宣
二月以翰林院侍講學士馬愉字性和臨朐人侍講曹鼐入內閣
預機務

王振至內閣語楊士奇楊榮曰朝廷事久勞公等公等皆高年倦矣當若何士奇曰老臣盡瘁報國死而後已榮曰不然吾輩衰殘無以效力當擇後生可任者報聖恩耳振喜而退士奇咎榮榮曰彼厭吾輩矣一旦內中出片紙令某人入閣且奈何及此時進一二賢者同心輔政尙可爲也士奇以爲然翌日列愉龥及侍講學士苗衷（字秉彝定遠人）侍講高穀（字世用揚州興化人）名以進（四人皆帝初御經筵士奇等所薦）愉龥遂先被擢用

夏六月兩畿山東河南浙江江西大水江河皆溢

陝西大雨雹深尺餘

楊榮謂當擇後生可任者一言而釋振意其計慮誠高於士奇然亦不過善自爲謀耳若云進賢以輔政則殊不然夫以三楊同心政府老成之望敭歷之久併力以圖尙於奸璫不能繩愆貶損後之資新望淺者又安冀其與之相抗耶

度僧道二萬餘人。

王振喜釋道。每歲必一度之。是年五月以前已度二萬一千八。至是又度。前後共二萬二千三百餘人。黃冠緇服。布滿街市。僧道之多。莫逾于此。

秋七月。遣侍郎何文淵等。分行天下。修荒政。

從楊士奇請也。時太皇太后。專以養民爲務。每四方水旱振濟動億萬計。蠲免災糧。或數百萬石。閭閻安樂。雖災不爲害。迨王振用事。悉反初政。惟蠲租振荒。尚仍之不改云。

少師謹身殿大學士楊榮卒。謚文敏。

榮乞歸省墓。比還。至杭州卒。贈太師。授世襲都指揮使。

榮歷事四朝，謀而能斷。成祖初與解縉等七人同入閣，榮年少，最警敏。一日，寧夏報被圍，成祖示以奏，榮曰：寧夏城堅，人皆習戰，奏上已十餘日，圍解矣。夜半奏至，圍果解。成祖與諸大臣議事未決，或至發怒，榮至，輒霽威，事亦隨決。李時勉、夏原吉皆以榮言得無死。或謂榮處國家大事，隨機應變，不愧唐姚崇，而不拘小節，亦頗類之。

冬十一月，河南僧楊行祥詐稱建文帝，下錦衣衛獄，尋死。

有僧年九十餘，由雲南至廣西，自稱建文皇帝，詰思恩府土官知府岑瑛，執送總兵官柳溥。溥械至京，會官鞫之。紀事本末云：僧稱年九十餘，且死，思葬祖父陵旁耳。御史言：建文君生洪武十年，距正統五年當六十四歲，何得九十歲。僧乃言其姓名為楊行祥，河南鈞州白沙里人，洪武十七年度為僧，歷遊兩京、雲南、貴州，至廣西。帝令錦衣衛錮禁之，四踰月死，從者十二人皆戍邊。楊行祥事。

楊行祥之事，無識者或以為疑案，不知遜國之說本屬荒唐，當時謬說流傳既久，民間遂信以為真。且其去革除時年代漸遠，黨禁漸弛，行祥習聞其說，希圖富貴，遂假其名號以為僥倖之謀。觀所稱年齒之不相符合，其為無知妄造，情狀顯然。此與漢時自稱太子，犢車詣闕事正同一律。

更何所致疑乎乃後來附會者或以為迎歸大內或以為沒葬西山耳食傳訛紛紛無據眞無異癡人說夢耳

見正統實錄記載家或附會傳訛或牽合失據舊史例議辨之甚悉今故予諸說皆不取

辛酉 六年春正月己亥朔欽天監言日食不應禮官請表賀不許

以蔣貴為平蠻將軍王驥總督軍務討麓川蠻

洪武中麓川平緬宣慰司思倫發思倫發本平緬酋既內屬太祖命兼統麓川之地為麓川平緬宣慰司事見前為其頭目刀幹孟所逐赴京陳訴事見前亦太祖仍命為宣慰同居麓川已分其地設府三曰孟養蠻名香柏城元雲遠路明初為土府後陞宣慰司今為孟艮土司地木邦蠻名孟邦元木邦路明初為土府後陞宣慰司今仍為木邦土司在孟定耿馬二土司界外孟定蠻名景麻甸元孟定路明為禦夷府今仍為土府屬永昌府隸雲南長官司四曰潞江蠻名怒江甸後陞宣撫司今司屬永昌府干崖蠻名干賴賧後陞宣撫司今司屬騰越州大侯蠻名孟祐後陞雲州今州屬順

寧府。甸灣。蠻名細賧。後陞禦夷州。今仍爲土州。屬永昌府。隸金齒。明設金齒衛于永昌。今省。久之。思倫發死。其子思任發襲職。桀黠喜兵。會孟養木邦與緬甸相仇殺。思任發乘機侵據之。遂欲盡復其父故所失地。稱兵擾南甸。注見前。突干崖進陷騰衝。注亦見前。屢詔撫諭。不受命。黔國公沐晟請發兵進勦。帝命都督方政會晟及其弟昂共討之。事在四年。政與晟不協。思任發佯言遣使朝貢。冀緩師。晟遽信之。政欲出戰。晟不可。欲造舟濟師。又不許。政不勝憤。獨引兵至上江。即龍川江。源出騰越州徼外。流經麓川。爲麓川江。下流入大盈江。蠻人以江在麓川者爲上江。近騰越者爲下江。全軍皆歿。政敗賊高黎共山下。乘勝深入。援師不至。賊出象陳衝擊。政死。一軍殲焉。事聞。朝廷切責晟。晟懼罪暴卒。敕昂代統其軍。久亦無功。昂畏賊不敢出。久之。至芒市。前驅遇賊敗。遽引還。已而賊據者章寨。昂進克之。賊遁去。尋寇如故。事俱在五年。思任

發由是愈橫。既乃遣其頭目。以象馬金銀來修貢。且請
罪。帝用楊士奇言。降勅許赦其罪。侍郎何文淵亦請罷
兵。遣官招諭。命下廷臣議。皆如文淵言。而王振方用事。
欲示威四夷。先已召還甘肅總兵官蔣貴等。使待命。尚
書王驥揣知振意。力主用兵。振大悅。遂絀廷議。以貴爲
平蠻將軍。都督李安劉聚爲副。驥總督軍務。大發東南
諸道兵十五萬人。往討麓川。侍講劉球。字廷振安福人。上疏諫。
不聽。球言。思任發僻居南徼。素本羈縻。以邊將失馭致
德也。乃詔旨甫下。忽大衆興師。今南方水旱相仍。軍民
交困。若復動衆。紛擾爲憂。且衛拉特世爲邊患。近雖稍
抑。部曲尚强。今乃移甘肅守將。以事南征。卒然有警。何
以爲禦。臣望陛下急罷麓川之師。專備西北。章下兵部。
以南征已有
成命。寢之。

三月。下巡撫侍郎于謙于獄。既而釋之。

謙巡撫山西河南十二年。威惠大行。每入京。無私謁。王振銜之。謙以在外久。乞召還。薦參政王來（字原之。慈谿人。）孫原貞（名瑀。以字行。德興人。）自代。右通政李錫阿振指。劾謙以久任不遷。怨望。擅舉人自代。會謙來朝。遂下法司論死。繫獄三月。得釋。左遷大理少卿。山西河南吏民伏闕上書。請留謙者以千數。乃命復原官。（時山東陝西流民就食河南者二十餘萬。謙請以河南懷慶二府積粟賑之。又奏令布政司撫集其衆。授田給牛耕種。流民以安。）

夏五月。太白經天。

遣使錄囚。

秋九月。奉天華蓋謹身三殿。乾清坤寧二宮成。

永樂中。宮闕未備。三殿成而復災。以奉天門為正朝。至是宮殿成。宴百官。故事。中官不與外廷宴。是日。帝遣使問王先生何為。王先生。謂王振也。帝在宮中。呼振先生而不名。使至。振方大怒曰。周公輔成王。我獨不可一坐邪。使復命。帝慼然。命開東華中門。召振至。百官候拜門外。振始悅。

冬十月。進蘇州知府況鍾吉安知府陳本深。秩正三品。

鍾本深。治行為天下最。秩滿九載。當遷。部民乞留。詔予正三品。仍視府事。鍾先以丁憂當去。部民詣闕請留。詔許復任。及秩滿。請留者至二萬餘人。鍾雖起刀筆吏。然重學校。禮文儒。及卒。士民聚哭。立祠祀之。本深守吉安十八年。政化大行。民恥爭訟。一日升堂。聞鼓樂聲。問知廨前民嫁女。本深笑曰。我來時乳下兒也。今且嫁。我尚留此邪。遂請老去。郡人肖像以祀。

十二月。王驥等克麓川。思任發走孟養。

驥至雲南。部署諸將。分三道進取。右參將冉保。由東路

趨孟定。驥與蔣貴由中路趨上江。副總兵劉聚自下江夾象石（在騰越州東龍川江東岸。渡江而西。即高黎共山麓。）合攻。上江。賊重地。立寨堅守。攻之不克。會大風。官軍縱火焚柵。斬首五萬餘級。遂拔其寨。由夾象石渡下江。通高黎共山道。至騰衝。長驅抵木籠山。（在永昌府芒市土司南。）連破七寨。進擣賊巢。（即麓川城。城在山上。山陡峻。深塹環之。其東南一面。傍江壁立。）賊從間道潛師出大軍後。驥戒軍中無動。而令都指揮方瑛（政之子。）突入賊寨。斬首數百。又誘敗其象陣。會冉保亦由東路破諸蠻寨。以兵來集。驥令截守西峩渡（在芒市司南。路通木邦。）而分遣諸將。四面環攻。西風大作。復縱火。賊死者不可勝計。思任發攜二子走孟養。驥留兵守之而還。（捷聞。進貴爵定西侯。驥封靖遠伯。餘遷賞有差。惟副總兵

當時閹豎擅權肆橫流毒方深大事無過於此者士奇等寧皆不以爲隱憂節誠孝太后亦未嘗不慮其貽害故爾倉猝垂詢諸臣如果忠於爲國當思此事

李安。以攻餘賊敗績。下獄論死。

壬戌 七年。夏四月。兩畿。山東。山西。河南。陜西。旱蝗。

五月。立皇后錢氏。海州人。

后族單微。帝欲封后父貴爲侯。后輒遜謝。故后家獨無封。

六月。遣戶部侍郎焦宏備倭。

倭屢入寇。命宏整飭浙江備倭事。兼理蘇松福建。

冬十月。太皇太后張氏崩。諡誠孝。

太皇太后大漸。命中官問楊士奇楊溥。國家尚有何大事未舉。士奇舉三事。其一。言建文君雖亡。曾臨御四年。當修實錄。仍用建文年號。其二。言太宗詔。有收方孝儒

機難得一去而不可復挽卽宜列王振罪惡亟舉入告以請速除凶孽或冀其萬一得行猶可有裨國政若建文君臣之復號弛禁卽未及陳於平時亦無妨俟之異日有何迫不及待而於呼吸難留之頃舉此以表白乎至其三未及上祀者亦不言其何事則與前二條之撫拾無當大畧相同士奇等為相雖亦有小節足稱而核其實究不免阿容守位至是而老將及之尤不過浮沉自全而已史家豔稱三楊相業果詎可為定評耶

諸臣遺書者死。宜弛其禁。其三。未及上。而太后已崩。遺詔勉大臣佐帝。惇行仁政。語甚諄篤。王振自太后有疾數年間。已縱恣。及太后崩。遂益無忌憚。

十一月。衛拉特遣使入貢。

故事。衛拉特使止三十餘人。其後利朝廷賞賚。所遣動以千計。大同供應。費至三十餘萬。巡撫盧睿戶部侍郎劉中敷。大興人。等。俱以供饋有缺。至下獄。是年春。帝亦以貢使太多。限三百人入關。其秋。至大同者復二千餘人。旬日又百餘人。帝悉納之。使人以馬易弓。藏于衣篋。不可勝計。巡撫羅亨信請于居庸關詰檢之。帝不許。鎮守太監郭敬。歲造箭鏃數十甕。遺其使。帝亦不問。

十二月。葬誠孝皇后。

癸亥八年。春正月。以王直爲吏部尚書。

直子爲南京國子監博士。考滿至京。選司欲改北學以侍直。直曰。是亂法自我始矣。固止之。直遇王振。未嘗少降辭色。振每坐。直先居其右。曰。太監四品。吾尚書二品也。振無如之何。更加禮貌焉。

夏五月。復遣王驥蔣貴征麓川蠻。

思任發之走孟養也。詔能擒獲者。卽以麓川地與之。旣而思任發自木邦竄緬甸。緬人執之。挾以求地。而其子思機發復帥餘衆據者藍。麓川别寨。地道孟養。奏乞入朝謝罪。廷議欲因而撫之。王振不可。于是命驥等合兵再討麓川。發卒轉餉。凡五十萬人。驥至金齒。檄緬人獻思任發。緬

佯諾不遣。及大軍逼境。緬人以樓船來覘官軍。而潛以他舟載思任發遁。驥分軍爲五。進薄之。緬人堅執前詔。必予地。始出思任發。驥無如何。乃趨者藍。擣思機發巢。破之。思機發遁去。俘其妻子部衆。立隴川宣慰司在隴川城北。地舊名隴把。而還。後二年。緬人始出思任發獻雲南。思任發垂死。千戶王政斬之。函首京師

雷震奉天殿。

六月。太監王振殺翰林院侍講劉球。

球應詔言事。畧曰。自古帝王。政自己出。則權不下移。太祖太宗。日視三朝。進大臣于便殿。裁決庶政。故權總于上。陛下臨御。今已九年。願守二聖之成規。復親决之故事。使政本歸一。古之擇大臣者。必詢諸左右大夫。國人。及其有犯。雖至大辟。亦不加刑。第賜之死。今用大臣。未嘗皆出公論。及有小失。輒棰楚之。未幾又復其職。甚非所以敬大臣也。今之太常。卽古之秩宗。今卿貳皆缺。宜選習禮儒臣。使領其職。古者人君不

明世宦寺之貽害廷臣自王振於劉球始而小人助奸黨以戕正人則自彭德清始振在當時凌轢朝紳鋤其不附已者如薛瑄李時勉諸人俱為所嫉然止於下獄荷校尋即釋之劉球抗言時事雖為權璫所

親刑獄。悉付理官。讞者法司所上。多奉勅增減。法司不能執奏。或先觀望以為輕重。民以多冤。至運磚納米。充非古法。且使貪者幸免。廉者蒙辜。宜皆停罷。京師營作已五六年。曷不煩民而役軍。軍獨非國家赤子乎。今營築多完。宜罷工以蘇人力。麓川連年用兵。死者十七八。軍資爵賞。不可勝計。今又遣將遠征緬甸。責獻思任發。假使得寇以歸。不過獻諸廷。梟諸市而已。然彼族以為功。必求與本邦分地。不與則致怨。與之則兩夷益大。是滅一麓川。生二麓川也。設有蹉跌。兵爭無已。死者必多。邇北貢使日增。包藏禍心。誠所難測。宜分遣給事御史。督視官軍。及時訓練。毋使借工各廠。服役私家。仍公武舉之選。以求良將。定召募之法。以求武勇。廣屯田。公鹽法。以厚蓄儲。庶武備無缺。而外患有防。疏入。下廷議。惟從其擇太常寺官一事。欽天監正彭德清。球鄉人也。倚振為奸。公卿多趨謁。球絶不與通。德清恨甚。遂摘疏中攬權語。謂振曰。此指公耳。振大怒。下球錦衣衛獄。囑馬順殺球。順深夜携一小校。持刀至球所。球方臥。起立。大呼太祖太宗。校前

不若其初意並未嘗欲殺乃德清圖假手以洩私忿遂爾從旁指摘力搆危機致球遭剸刃慘亡冤沉獄底而振從此逞其毒手益無所忌憚是振之惡實由德清慫恿而成其後振既抄法族誅而德清不過下獄長繫罰不蔽辜其何以雪幽憤而快人心耶

斷其首。血流被地。體猶植立。支解之。瘞獄戶下。景泰初。贈翰林學士。諡忠愍。

下大理寺少卿薛瑄字德溫。河津人。于獄。既而釋之。

瑄有學行。人稱爲薛夫子。初爲山東提學僉事。王振問楊士奇。吾鄉有可爲京卿者乎。士奇以瑄對。召爲大理少卿。瑄至。士奇使謁振。瑄曰。拜爵公朝。謝恩私室。吾不爲也。一旦會議東閣。公卿見振皆趨拜。瑄獨屹立。振知爲瑄也。先揖之。自是銜瑄。會指揮某死。振從子山欲強娶其妾。誣指揮妻毒殺夫。處極刑。瑄辨其冤。三却之。都御史王文字千之。東鹿人。承振指。劾瑄受賄。故出人罪。下獄論死。將行刑。振蒼頭忽泣于爨下。問故。曰。聞薛夫子將刑

也振感動會兵部侍郎王偉亦申救乃免

秋七月枷祭酒李時勉于國子監門三日釋之

時勉與南京祭酒陳敬宗（字光世慈谿人）並以師道著聞時稱南陳北李時勉請改建國子監帝命王振往視時勉不加禮振銜之廉其過無所得時勉嘗芟彝倫堂樹旁枝遂坐以擅伐官樹枷署門監生石大用（豐潤人）李貴（鳳陽人）等三千餘人上疏救不納適會昌侯孫忠生日公卿皆爲壽忠太后父也助教李繼因公卿請于忠太后使至忠家忠言今歲生辰殊不樂以公卿皆集獨李先生荷校不至耳使復奏太后言于帝帝始知振所爲即釋之

九年（甲子）春正月遣成國公朱勇（能之子）等分兵四路擊烏梁

諸將四道出師一時俱以敗敵奏聞情事殊屬難信即其稍有斬獲諒不過以捕生充數非遇有摧鋒陷陣之事也蓋虛捏俘馘妄報首功本軍中相沿陋習況諸將闒冗不修請[illegible]誇能冒將制勝果其詳加察核虛實原可立明乃捷奏甫聞即加封爵既未嘗深入塞庭有何勳伐足稱而

海。

王振言于帝曰。三衛雖陽爲朝貢。而數寇邊。宜討之。乃命朱勇出喜峯口。都督馬亮。淇縣人。出劉家口。在永平府遷安縣東北。有關。舊爲出大寧要路。興安伯徐亨出界嶺口。在永平府撫寧縣北。舊有關城。都督陳懷出古北口。各率兵萬人。分勦。已而諸將皆奏捷。勇奏敗敵于富峪川。亨奏敗敵于土河。懷奏敗敵于虎頭山。亮奏敗敵于黑山。虎頭山。在故大寧城北。黑山。方輿紀要在朶顏東境。富峪、土河。注俱見前。然俱無大功。稍有斬獲而已。諸將遂並加封賞。進勇太保。封亮招遠伯。懷平鄉伯。增亨歲祿。諸衛帶俸官陞者二十九人。其後巡邊者。多以斬擊邀功。由是三衛積怨。遂導衛拉特入寇。

三月。帝視國子監。

遽爲之分茅裂土總由閹宦專政止圖飾虛詞以邀殊賞而不顧國勢之安危朝廷又一切置之不問邊患遂由此釀成耳

以新作國子監成也。祭酒李時勉當進講。會久病。及升堂講尚書。辭旨清朗。帝悅。賜予有加。時勉爲祭酒六年。訓勵諸生。崇廉恥。抑奔競。督令讀書。燈火達旦。書聲不絕。英國公張輔。暨諸侯伯。嘗奏請詣國子監聽講。帝命以三月三日往。時勉令諸生立講五經。各一章。講罷。設酒饌。諸侯伯就諸生列坐。惟輔與時勉抗禮。諸生歌鹿鳴之詩。賓主雍雍。盡暮散去。一時稱爲盛事。

少師華蓋殿大學士楊士奇卒。諡文貞。

士奇先以老病請告。及是卒。贈太師。士奇公正持大體。雅善知人。好推轂寒士。帝即位初。凡所建白。無不行。及王振用事。擅作威福。士奇與楊溥。依違其間。無所救正。士奇旣耄。其子稷家居多不法。士奇不得聞。于是言官交章劾稷。逮下獄。士奇方在告。帝恐傷其意。降詔慰勉。士奇感泣。憂不能起。未幾遂卒。後數月。稷竟瘐死獄中。

夏四月。以翰林學士陳循。字德遵。泰和人。入內閣。預機務。

初閣務皆三楊主之及是榮士奇已卒惟溥在循及曹鼐馬愉遂皆參決

秋閏七月復開福建浙江銀塲

帝初即位詔封坑冶福建參政宋新（交阯人紀事本末作宋彰今從明史）浙江參政俞士悅以礦盜日熾言開銀塲則利歸于上而盜無所容浙江按察使軒輗（字惟行鹿邑人）力持不可乃止至是礦盜青田葉宗留麗水陳鑑湖等聚衆至數千福建參議竺淵（奉化人）捕之為盜所殺于是中官及言利諸臣爭請開礦乃命戶部侍郎王質經理之定歲課福建銀二萬餘浙江四萬餘而官屬供億費較課銀倍蓰之自是民困而盜益衆

八月。敕諸將嚴邊備。

衛拉特托歡死。其子額森嗣。額森母。蘇州人。隨夫戍邊。爲托歡所擄。遂生額森。按額森舊作也先。今改。後仿此。自稱太師淮王克狡桀驁。北部皆服屬。惟烏梁海未附。額森屢擊破之。又結婚沙州赤斤。注見前。諸衛。劫制哈密。巡視陝西都御史陳鎰字有戒。吳縣人。以聞。帝敕諸將嚴爲備。

冬。十月。丙午朔。日食。

虎御史李儼于鐵嶺衛。

儼在光祿寺監收祭物。王振過之。怒其應對不跪。下錦衣衛獄。謫戍之。時振以義子馬順掌鎭撫司。官無大小。悉送順拷訊。戕害甚衆。順大通賄賂。車馬冠蓋。其門如

市。

乙丑十年春正月磔錦衣衛卒王永。

王振專恣日甚朝臣無敢言者永心不平乃數振罪惡爲書揭之通衢又揭于振姪王山家爲緝事者所獲刑部坐以妖言當斬詔即磔之不必覆奏。

二月京師地震。

夏四月甲辰朔日食。

始命天下學校考取附學生。

知縣楊瓚蠡縣人以治行卓異擢知府上言民間子弟可造者衆請增廣生員毋限額禮部採瓚言議令提學官額外增取附學天下學校之有附學生自瓚始其後定制諸生

食廩者。謂之廩膳生。增廣者。謂之增廣生。俱有定員
以歲科兩試高等者充補。其初入學者。謂之附學生。

秋七月下霸州知州張需于獄。戍之

需見民遊食者多。每里置簿。列男女大小口數。計其耕桑樹畜。爲設方畧。暇則躬自巡視。有不如教者罰之。民皆勤力。州以饒富。有中官牧馬擾民者。需笞其校卒。中官譖于王振。執下錦衣衛獄。箠楚幾死。詔戍邊。并坐需舉主順天府丞王鐸。罷爲民。

冬十月。以兵部侍郎苗衷。工部侍郎高穀。入內閣預機務。

衷。穀。與馬愉。曹鼐。皆楊士奇所薦。事具前。及是四人並在內閣。而鼐尤通達政體。閣務多取決焉。

丙寅 十一年春正月。予太監王振等錦衣衛世職。

振姪林世襲指揮僉事曹吉祥灤州人等弟姪俱世襲副千戶

二月異氣見奉天華蓋二殿

三月遣御史柳華討礦盜

福建銀場既開盜礦者益衆葉宗留爲賊首自稱大王帝遣戶部郎中楊諶招撫浙江參議吳昇言福建礦盜出沒浙江江西廣東諸境東捕則西逃南搜則北竄若合而爲一其患不小宜特遣朝臣專董勦捕乃命華督福建浙江江西軍討之華至福建遣兵分捕羣盜令村聚皆置望樓編民爲甲擇其豪爲長使自置兵器督轄巡夫盜稍戢而葉宗留刦掠如故已而鄧茂七反指揮使不能討歸咎于華

振之擅作威福自三楊同在內閣時已然所云榮沒而加驕縱溥孤立而益恣橫乃當時附會獎許之詞不得據爲覈實之論也

謂茂七等。俱以甲夫爲亂。時華已爲山京副使聞之。遂自殺。　鄧茂七事。詳後。

夏。六月。京師地震有聲。

秋。七月。增市稅。

先是。以于謙言。天下稅課司局課鈔不及三萬貫者。悉罷之。領其稅于有司。上下稱便。至是。戶部尚書王佐。海豐人。請增稅課。置彰義門官房。收商稅課鈔。天下稅課司一萬五千貫以上者。俱請復設。征榷漸繁。

少保武英殿大學士楊溥卒。謚文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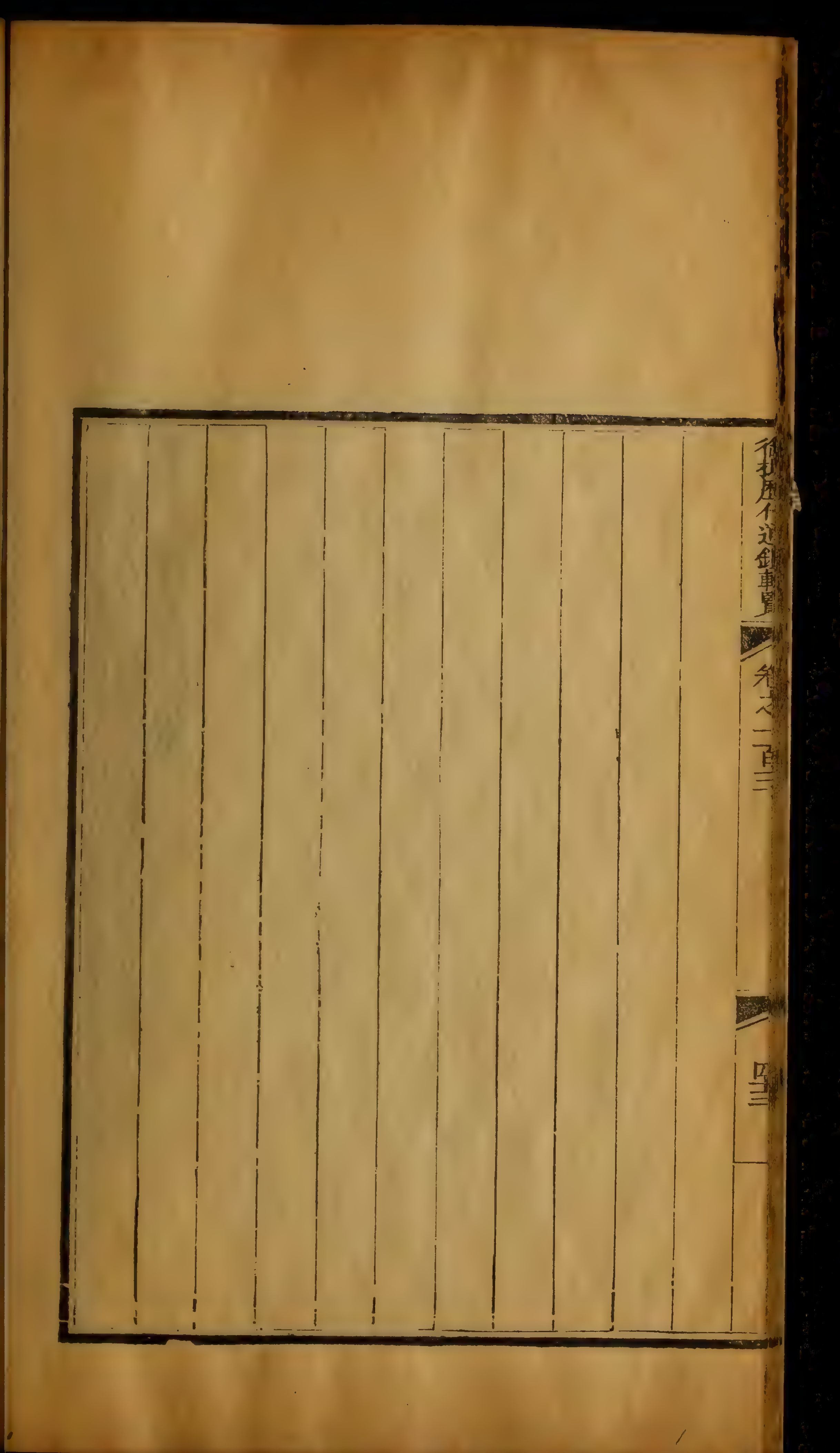
溥入內閣後楊士奇楊榮。二十餘年。及卒。亦最在後。贈太師。溥質直廉靜。自楊榮楊士奇相繼卒。在閣者皆後進望輕。溥孤立。王振益恣橫。及溥卒。中外大權。一歸于振矣。

八月。下吏部尚書王直等于獄。尋釋之。

光祿寺卿奈亨。諂事王振。亨詐稱詔旨。日支御膳供振。振悅之。擢戶部侍郎。時工部郎中王祐。亦以諂振擢本部侍郎。祐無鬚。振問之。對曰。爺無鬚。兒子安敢有。一時傳以為笑。亨嘗以事干請吏部。不行。怨郎中趙敏。搆之。詞連尚書王直侍郎曹義趙新。並下獄。三法司。六科。廷鞫。論亨斬。直義新俱徒。帝宥直義。奪新亨俸。視職如故。先是。駙馬都尉石璟。詈其家閽。振惡其賤已同類。下璟獄。已而大理寺丞羅綺。參贊寧夏軍務。嘗詆中官為老奴。總兵官奏之。法司坐綺罪徒。錦衣衛改戍邊。于是刑部尚書金濂。左都御史陳鎰等。為馬順所劾。並下獄。帝以濂等已輸伏。遂釋之。行人尚褫言。古者刑不上大夫。今文武大臣。偶因微眚。遽詔囹圄。事或涉虛。旋即復職。是今日衣冠之大臣。即非日受辱之囚繫。而僚友而統屬官。寧能無愧。請自今有犯者。召至午門。大臣會問。事實則疏其輕重。請上裁決。不實即奏還其職。帝頗然之。而惑于王振。不能改也。褫尋授南京御史。石璟。昌黎人。尚宣宗女順德公主。金

濂字宗瀚。山陰人。行人司。洪武中置。司正。秩正七品。司副。從七品。行人。正八品。職專奉使。

冬。十二月大雨雷電。



明

英宗皇帝

丁卯 正統十二年。春三月。徙沙州衛之衆於山東。

沙州衛都督訥格永樂二年。沙州酋長琨濟楞。邁珠。率衆來歸。命置沙州衛處之。尋以琨濟楞掌衛事。進秩都督同知。訥格乃琨濟楞之長子。襲父職爲都督。按訥格舊作喃哥。琨濟楞舊作困卽來。今並改。後仿此。等兄弟乖爭部衆多攜貳。甘肅總兵官任禮。欲乘其饑窘。遷之內地。會訥格亦來言。請入居甘肅。禮遣使偕訥格撫諭其部衆。而親帥兵隨其後。比至。訥格之意中變。其部下多欲奔衛拉特。禮進兵迫之。收其全部入塞。凡一千二百餘人帝命徙之山東。居其頭目於東昌平山二衛。分其部落爲三屯。

陳敬宗當閹宦恣横之時。能以禮自處。皭然不緇。其操守甚正。周忱以封疆大吏入覲闕廷。何至與中涓相比附。在己既以苟合取

居清平博平二縣。自是沙州遂空。已為罕東明衛。後廢。地在今安西府燉煌縣東南。所據。初成祖置哈密沙州罕東赤斤四衛於嘉峪關在肅州西嘉峪山西麓。明洪武初置。有城。外。屏蔽西陲。及是沙州先廢。而諸衛亦漸不能自立。肅州遂多事。

國子監祭酒李時勉致仕。

時勉以王振擅權。不能諂事。屢疏乞休。至是始得命。朝臣及國子生出餞都門外者幾三千人。鼓樂前導。觀者塞途。商賈為罷市。或遠送登舟。俟舟發乃還。無不涙下。

先是。南京祭酒陳敬宗。秩滿入都。王振慕其名。欲置之門下。會應天巡撫周忱亦在京。振知其素與敬宗善。令致意。敬宗不可。忱謂振曰。陳公崛强。未可以勢力致。顧善書法。公試以禮幣求書。彼來謝。或可一致耳。振乃以文錦羊酒。求書程子四箴。敬宗書之。而返其禮。終不往見。以故在南太學十七年不調。後致仕歸。與時勉先後

咨且復爲權璫畫策以陷其友於不義又豈光明正大者之所爲乎說者謂忱撫江南頗多善政慮振陰行掣肘故不得不相結納以蕺覔臌廬不知大臣果公正自矢本無庸以疑畏相叅若枉尋小以容身則律己之大端已失雖政績足稱又豈能蓋其終身之玷哉

卒。

夏。六月。奪英國公張輔田

太監喜寧。本降番。侵輔田宅。輔不從。寧弟勝。帥閹奴毆輔家人。妻墮孕死。輔訴之。帝宥寧。勝而戍閹奴於邊。已而寧嗾青縣縣本宋淸州。明改青縣。今屬天津府。知縣。奏輔占民田二十頃。帝命以田還民。而置輔不問。輔實未嘗占也。時王振視勳戚如奴隸。諸勳戚亦望塵頓首呼曰翁父。惟輔獨與抗禮。振亦致敬於輔。及是輔既衰老。又數爲喜寧所侮。亦屈節以避禍矣。

秋。八月。甲申朔。日食。

冬。十一月。以宋新爲福建左布政使。

新爲福建參政。與都指揮僉事鄧安。進表至京。以萬金饋王振。又囑安貝疏薦之。遂遷布政使。新抵任後。計所費。命縣官驗戶斂錢。民不堪命。由是盜賊四起。

以楊洪爲總兵官。鎮宣府。

洪威望素著。衛拉特使至托克托布哈額森。皆致書于洪。并遺之馬。洪聞于朝。敕令受之。而報以禮。

戊辰十三年。春二月。以宋儒楊時從祀孔子廟廷。

三月。復遣王驥征麓川蠻。

思機發竄匿孟養。屢遣使入貢謝罪。朝廷亦屢敕招諭。許以不死。然心疑畏終不敢出。詔總兵官沐斌字文輝晟之子。代昂卒。鎮討之。未幾以糧盡瘴作引還。王振以斌師出無功。

關子鈔會一時權宜濟急尚不免流弊多端豈可行之久遠明初仍元鈔法猶可云諸務未遑至此則規模已定自宜講求圜法以裕流通況明知鈔貫之扞格難行並當更張弊政乃轉嚴立科條申之厲禁實昧乎本末輕重之施矣

必欲生致思機發。搗其巢穴。意乃慊。於是復命驥總督軍務。都督同知宮聚爲平蠻將軍。統兵十五萬討之。

夏。四月。兩畿。山東。河南。湖廣。旱蝗。陝西。江西。水。

五月。禁用銅錢。

洪武中。鈔一貫折錢千文。至是止折錢三文。帝從御史蔡愈濟言。詔交易用錢者。以阻鈔論。追一萬貫。全家戍邊。後至天順中。始弛其禁。

秋。七月。河決。

一自新鄉。隋縣。今屬河南衛輝府。漫曹。濮。抵東昌。潰壽張沙灣。在壽張縣東南。永樂初。分黃河支流。由此至臨清入衛河。合大清河入海。一自滎澤漫原武。經祥符南。河舊在城北。及是徙於城南。又由陳留歷睢。亳。入渦

口。注見前。至懷遠。宋軍。元改縣。今屬江南鳳陽府。界入淮。淹地二千餘里。壞城垣廬舍溺死男婦不可勝計。自黃河全入於淮。不復由大清河入海。及是復自沙灣分流而東。不專向徐呂。於是二洪遂膠淺。而臨清以南運道亦益艱阻。

京師飛蝗蔽天。

罷保舉。

宣德朝。及正統初保舉得人最盛。後漸奔競徇私者有之。教諭傳璘上虞人。給事中余忭奉化人。御史涂謙豐城人。屢以爲言。遂罷之。由是進退人才大權一歸王振矣。

八月福建賊鄧茂七作亂。

茂七江西人。亡命入閩爲佃人。素無賴。其俗佃人輸粟主家。例餽少物。茂七倡其黨令無餽。而田主自往受粟。

鄧茂七以無賴佃人揭竿倡亂。負敢攻刦兩縣。進圍郡城。罪在必誅。實有可勦

而無可撫張海以御史按部一聞警報即應亟謀剪捕以殄寇氛何賊至城下尚不思措擊追擒轉爲從容慰諭已屬庸怯無能及其詭辭求撫復代爲緩頰乞恩致賊益肆猖狂負國彌年重煩兵力是賊勢之熾海實有以釀成之事定以後汪澄柴文顯等皆以縱寇被誅獨未聞有議及海之罪者失刑亦已甚矣

田主訴於縣。縣逮茂七。不赴。下巡檢追躡。茂七殺弓兵數人。上官聞。遣軍三百捕之。被殺幾盡。巡檢及縣官皆遇害。茂七遂大剽掠。攻沙縣、尤溪。（二縣俱唐置。今屬延平府。）進圍延平。御史張海登城諭賊。賊曰。吾等皆良民。苦富民魚肉。有司不我直耳。乞貰死。免三年徭役。即解散。海以聞。帝遣御史丁瑄（史傳無里系）勅撫。而命都督劉聚、僉都御史張楷。（字式之。慈谿人。）以大軍繼後。時福建兵衛久弛。及茂七倡亂。村氓聞風畏死。又皆苦布政使宋新貪虐。於是相率從茂七爲盜。衆至數萬。茂七據陳山寨。（在沙縣西南。陳山之麓。）自稱剷平王。設官屬。攻陷二十餘縣。都指揮范眞、指揮彭璽等先後被殺。東南震動。帝以聚等兵少。復命寧陽侯陳

懋爲平夷將軍保定伯梁珤副之（珤，銘之子。）平江伯陳豫（瑄之孫。）尚書金濂叅贊軍務，率京營江浙兵會討。

冬十一月，幸大興隆寺。

寺初名慶壽，在禁城西，金章宗時建，王振重修之，役軍民萬餘人，糜帑數十萬，旣成，壯麗甲京師，改賜新額，延崇國寺僧主之，帝親傳法稱弟子，公侯以下趨走如行童焉。

己巳十四年，春正月，太白晝見。

二月，御史丁瑄擊斬鄧茂七於延平。

瑄始至，先令人齎赦往撫，茂七不肯降，瑄馳沙縣，圖之。賊渠林宗政等攻後坪，瑄與都指揮雍埜邀擊，斬首數百級，擒其黨陳阿巖，送京師伏誅。及是，瑄因

沙縣民羅汝先誘賊復攻延平瑄督兵分道衝擊賊大敗遁走指揮劉福追之遂斬茂七餘賊在陳山寨者聞茂七死復擁其兄子伯孫聚後洋（在陳山之後通寧化）攻掠州縣瑄擒斬其渠林子得鄭永祖等會陳懋軍至諸將欲盡殲賊衆懋不可下令招之其黨多降尋進攻賊寨破之伯孫走餘衆潰散懋遣兵分捕獲伯孫送京師誅之先是劉聚張楷至建寧頓兵不進日飲酒賦詩爲樂及聞瑄破賊則疾馳至延平攘其功瑄被脅依違具奏劉福心不平訴陳懋奏之詔責瑄具狀楷等皆獲罪瑄有功不問然功亦竟不錄當是時浙閩盜所在蜂起皆以誅王振爲名諸將帥率玩寇而文吏督民兵拒賊往往多斬獲閩則建寧知府張瑛敗賊於建寧城外斬首五百餘級進擢參政後以逐賊被執死

之。汀州推官王得仁。擊擒賊渠陳景政等。餘賊驚潰。浙江則金華知府石瑁。斬賊蘇牙於蘭谿。處州知府張佑。擊敗劇賊。擒斬千餘人。帝數降敕詰讓諸將。諸將無以自解。乃飾詞委咎文吏。王振方欲殺朝士威衆。於是柳華已死。猶坐前奉詔捕盜。措置失當。致賊益熾。遂籍其家。男戍邊。婦女入浣衣局。御史汪澄。坐前帥師會討。受賊詐降不進兵。御史柴文顯。坐前按福建。賊起匿不奏。俱被極刑。而宋新以貪虐致變。反得長繫。尋遇赦。謫驛丞。天下咸惡振之橫。而咎當時之失刑云。張瑛字彥華。浙江建德人。王得仁名仁。以字行。新建人。汪澄仁和人。柴文顯浙江建德人。蘭谿。唐縣。今屬金華府。

王驥擊思機發。再破之。思機發遁。遂班師。

驥自騰衝會師。直抵金沙江。其上流即大盈江。出騰越州徼外。經隴川。芒市。諸司界。龍川江流入焉。又南經孟養東。始謂之金沙江。下流至緬甸入海。考雲南金沙江有二。一自東北至門川合大江。一自西南至緬甸入南海。二江異流而同名。賊柵西岸。官軍造浮梁濟師。大破之。賊又柵鬼哭山。方輿紀要。一名鬼窟山。在孟養西南。巔。驥連破其

十餘栅。隊死者萬計。而思機發竟脫去。時官軍已踰孟養。至孟那。海其地在金沙江西。去麓川千餘里。諸蠻皆震讋曰。自古漢人無渡金沙江者。今王師至此。豈天威邪。驥慮大軍遠涉。餽餉不繼。謀引還。而諸蠻復擁思任發少子思陸。發。蠻稱其長之號。時思機發尚在故思陸不稱發。據孟養。驥知賊終不可滅。乃與思陸約立石金沙江為界。誓曰。石爛江枯。爾乃得渡。思陸亦懼而聽命。遂班師。驥凡三討麓川。卒不能得思機發。議者皆咎驥老師費財。以一隅騷動天下。而會川衛注見前。訓導詹英。貴州人。抗疏劾驥。掩敗為功。奏下法司。王振左右之。得不問。思機發至景泰五年。為緬人所執。送京師誅之。

夏。四月。礦盜葉宗留為其黨陳鑑湖所殺。巡撫浙江大理

寺少卿張驥。字仲德。安化人。招鑑湖降之。

鄧茂七之亂。宗留鑑湖往附之。散掠浙江。江西。福建諸境。叅議耿定。和州人。僉事王晟。鄆城人。敗歿於麗水。隋括蒼縣。唐改麗水。今爲處州府治。都指揮英剛禦之建陽。晉縣。今屬建寧府。都督陳榮與戰玉山。唐縣。今屬廣信府。皆死。監軍都御史張楷檄永豐宋縣。今屬吉安府。知縣鄧顒。樂昌人。擊之。被執不屈死。賊勢日熾。遠近皆震。及茂七誅。二人擁衆如故。至是以酒色相角。鑑湖遂殺宗留。稱大王。建僞號。進圍處州。然是時官軍漸集。鑑湖亦頗懼。驥遣麗水丞丁寧。率老人王世昌等。齎榜入其寨招之。鑑湖遂降。鑑湖至京。帝宥其死。繫錦衣獄。尋釋充衛軍。土木之變。乘間亡歸。被獲伏誅。

五月。命太監金英同法司錄囚。

築壇大理寺。英張黃蓋中坐。尚書以下左右列坐。九卿抑於內官之下。遂爲永制。

英宗寵任宦官致令恭與慮囚大典其失已甚至九卿乃朝廷重職其于閹寺序次尊卑本自秩然國體所關豈容陵替乃以刑餘醜豎竟令共張黃蓋居中抑尚書以下使列坐亦竟無一人敢與抗爭駭觀聽而褻班聯更不可問矣末世而內官監視各部者無不僭坐部臣之上作威作福習爲固然皆英宗作俑之過有以致之

以翰林侍讀學士張益（字士謙。江寧人。）入內閣預機務。

益博學强記。三楊雅重之。及是入直文淵閣。

六月。旱。

熒惑入南斗。

南京謹身等殿災。

是夜大風雨。明日殿基生荊棘。高二尺。詔修省。大赦。

秋。七月。衛拉特分道入寇。按元自順帝北去。阿裕錫哩達喇。特古斯特穆爾。皆其子孫。承緒國號尚存。故凡南北交兵。以興復爲辭。其名甚正。至郭勒齊布尼雅錫哩等。以遠族相繼篡立。改號韃靼。後衛拉

特漸强諸部相攜日尋攻擊如托克托布哈額森及小王子等皆弑逐吞併無復君臣之分自與順帝嫡裔有殊今自特古斯特穆爾被弑以前既改書南侵以正其義而于額森大舉則仍書入寇以別之後並倣此

自正統初以來衛拉特遣使入貢王振以藻飾太平爲名賞賚金帛無算凡所請乞亦無不予已而額森以二千人貢馬號三千振怒其詐令禮部計口給餼虛報者皆不與而所請又僅得五之一額森恚怒遂誘挾諸部分道大舉入寇初額森欲舉兵內犯托克托布哈勸止之額森弗聽其部衆有來歸者言之帝不報及是額森遂借釁減貢使爲兵端托克托布哈以烏梁海寇遼東阿拉舊作阿剌今改後倣此知院寇宣府并圍赤城注見前又遣別將寇甘肅額森自擁衆從大同入至貓兒莊在大同府陽高縣北有堡參將吳浩迎戰敗死西寧侯宋瑛晟之子武進伯朱冕榮之

英宗親征之舉雖襲永樂宣德兩朝故事其情勢實相去懸殊蓋成祖英勇久震北庭故親履行陣武功即以大振至宣宗時獵場無警巡邊三出不過閱兵而還無關利害若額森之分道大舉本非可以輕敵而張輔等宿將尚在未特不可假之斧鉞以靖邊陲英宗軍旅未嫻豈宜冒昧親征致貽大辱總由王振

子與瑛俱練兵大同。與額森戰於陽和（明衛，今陽高縣是。）爲監軍太監郭敬所制，遂敗歿。敬伏草中得免。諸邊守將俱逃匿。先是熒惑入南斗，侍講徐珵語其友劉溥曰：禍不遠矣。及是，珵遣其妻子南歸，妻重遷，有難色，珵怒曰：汝欲爲衛拉特婦耶？妻遂行。徐珵字元玉，吳人，後改名有貞。

帝親征，命郕王祁鈺居守。

邊報日數十至。王振勸帝親征。兵部尚書鄺埜、侍郎于謙力言六師不宜輕出，不聽。吏部尚書王直率百官再三諫，亦不納。遂下詔令郕王居守。越三日，車駕即發京師。振及英國公張輔、諸公侯伯、尚書、侍郎以下官軍私屬五十餘萬人從行。倉卒就道，軍中常夜驚。過居庸關，羣臣請駐蹕，不允。至宣府，風雨大至，邊報益急，羣臣交

欲攬邊功以圖封賞而自
攜擅權已久又不許獨出
監軍遠離中禁貽他人攘
奪之機故必欲挾駕親行
止圖自遂其私而不顧置
其君于危險英宗不知覺
悟墮其術中幾至輸社宗
社宦竪貽害之烈殆比漢
唐而更甚矣

章請留振虓怒成國公朱勇等白事皆膝行聽命尚書王佐鄺埜忤振意跪草中至暮不得請欽天監正彭德清振私人也告振曰象緯示儆再前恐危乘輿振曰倘有此亦命也學士曹鼐曰臣子不足惜主上係宗社安危豈可輕進振終不從至陽和伏屍滿野衆益危懼

八月師還潰于土木舊驛有堡在宣化府懷來縣西額森以帝北去

帝至大同王振尚欲北行郭敬密止之始班師振初議從紫荊關道出蔚州邀帝幸其家既恐蹂其鄉禾復改道宣府鄺埜再上章請疾驅入關嚴兵爲殿不報又詣行殿申請振怒曰腐儒安知兵事再言必死叱左右掖出之及發宣府額森兵襲軍後恭順侯吳克忠本蒙古人其父

巴圖特穆爾。永樂中降。賜姓名吳允誠。按巴圖特穆爾舊作把都帖木兒今改。及其弟都督克勤禦之力戰死。後軍潰散。畧盡。成國公朱勇永順伯薛綬。本蒙古人。其祖薛台。洪武中降。賜姓。帥師四萬往援。次鷂兒嶺。在宣化縣東。全軍俱覆。次日次土木。日未晡。去懷來僅二十里。衆欲入保城中。振輜重未至。留待之。即駐營土木。掘井二丈餘。不得水。人馬饑渴。敵分道自旁近口入。都指揮郭懋拒戰終夜。敵益增。明日圍御營。不得發。額森遣使請和。帝詔曹鼐草勅許之。敵佯退。振遽令移營。回旋間行列已亂。敵大呼四面蹂躪入。衆裸袒蹈藉死。帝與親軍突圍不得出。下馬據地坐。敵擁之去。中官喜寧從。振等皆死。官軍死傷者數十萬。英國公張輔。泰寧侯陳瀛。珪曾孫。

駙馬都尉井源尚宣宗女嘉興公主都督梁成王貴尚書王佐鄺埜直內閣學士曹鼐張益等五十餘人皆死帝既入敵營敵以校尉袁彬字文質江西新昌人來侍額森擁帝至宣府傳諭楊洪羅亨信開門出迎城上人對曰所守者陛下城池日暮不敢奉詔乃復擁帝至大同索金幣廣寧伯劉安榮之子都督郭登字元登英之孫出謁登謀奪駕入城不果額森遂擁帝北行

皇太后命郕王監國

敗報聞帝入敵營之次日遣千戶梁貴以袁彬書示懷來守臣言被留狀且索金帛守臣送至京師以是夜三鼓從西長安門入太后遣使賫金寶文綺載以八騎皇后錢氏盡括宮中物佐之詣額森營請還車駕羣臣聚哭于朝議戰守時京師疲卒羸馬不滿十萬人

徐珵果精于占候嘗象緯告警節應愷切密陳以抒思愛乃惟急急遣孥歸里正知保其身家而不復關心國是已乖臣分及收報旣聞人情洶洶珵輒敢妄言天命巳去倡議南遷使從珵言則燕京必如宋汴都之難支而英宗幾成靖康帝之不返誤國之罪更不容誅若非于謙急召外兵誓以死守則根本一搖恢復且不可必又安望他日之復辟乎是宗澤李綱所未能行之于宋時者謙獨能行之于明室英宗之得歸故國謙實不為無功乃奪門以後珵荷殊榮謙

情洶洶。侍講徐珵言驗之天象。稽之歷數。天命巳去。莫若且幸南京。尚書胡濙首言不可。侍郎于謙曰。欲遷者可斬。京師天下根本。一動則大事去矣。獨不見宋南渡事乎。請速召勤王兵。誓以死守。學士陳循是謙言。力贊之。太監興安厲聲曰。若去陵廟將誰與守。金英因叱珵出之。議遂定。中外始有固志。越三日。太后遣額森使。不得報。太后

命郕王總百官。大小事俱啟王始行。

運通州糧入京。

時議欲焚通州倉。以絕寇資。會應天巡撫周忱在京。言倉米數百萬。可充京軍一歲餉。令自往取。則立盡。何至遂付灰燼。于謙以為然。王乃令京官及軍有能運通州

遭慘禍刑賞倒置豈天下
爲公之道哉

糧至京者官以脚值給之都御史陳鎰總其事。

徵兩畿山東河南江北軍入衛。

令羣臣直言時事舉人才。

皇太后立皇子見深（英宗長子即憲宗）爲皇太子。

以于謙爲兵部尚書。

謙上言京營兵械且盡宜亟遣官募義勇繕兵甲脩戰具分兵九門列營郭外附郭居民皆徙入內文臣如軒輗武臣如石亨（渭南人）楊洪柳溥皆宜倚任至軍旅之事臣請以身當之不效則治臣之罪王深納焉（亨前戰陽和兵敗奔還降官及是以謙薦授後軍右都督尋封武清伯）

籍王振家夷其族。

郕王攝朝。羣臣請族誅王振。振黨馬順叱羣臣退。給事中王竑字公度河州人捽順髮。罵曰。汝倚振作威。今尚敢爾邪。與衆共擊之。立斃。朝班大亂。衛卒聲洶洶。王懼欲起。于謙直前掖王止。請王宣諭百官。允其請。衆乃定。詔執王山至。令縛赴市磔之。振族無少長皆斬。籍其家。得金銀六十餘庫。玉盤百。珊瑚高六七尺者二十株。他珍玩無算。已而郭敬自大同逃歸。亦籍其家。下獄錮之。方于謙之止王諭衆也。既定。謙徐步出掖門。吏部尚書王直最篤老。執謙手曰。國家正賴公耳。今日雖百王直何益。于是朝廷益倚重謙。

封楊洪為昌平伯。仍鎮宣府。

額森以帝命誘洪開門者三。洪皆不聽。又令帝為書遺

洪洪封上之王遣使報洪曰此書僞也自今有書悉拒毋受于是洪一意堅守

以羅通爲兵部員外郎提督守備居庸關

初通自交阯還通拒守清化事見前改戶部員外郎尋以事謫廣東河泊所官掌收魚稅未入流及是于謙薦之遂復以員外郎守備居庸通上言聞敵送駕回京恐因之入寇大小關口宜各增兵口凡三十有六可通人馬者七宜各增人千可通人不可通馬者二十九宜各增人百仍命大將一人統兵三萬分駐十營于關外從之通尋進郎中又擢副都御史

月晝明

召前大理寺少卿薛瑄

以翰林院修撰商輅。字宏載。淳安人。彭時。字純道。安福人。入內閣預機務。

以陳循高穀舉也。輅鄉會試及廷試皆第一。士子艷稱三元。明代惟輅一人而已。

九月。廣寧伯劉安以罪下獄。

安以額森欲與帝結姻。啟王。王切責之。尋自大同馳至京師。言帝已進已為侯。廷臣劾安擅離守地。自加侯爵。宜正典刑。王令禁錮之。尋得釋。雲南鹽課提舉司吏目胡仲綸坐事入都奏言。

今日之事。不可屈者有七。萬乘之主。墮于寇敵。此不可屈者。一也。敵假議和。使我無備。二也。和親之後。驕尊自大。三也。索我金帛。使我坐困。四也。以送駕為名。乘機入犯。五也。逼上手詔。誘取邊城。六也。欲求山後之地。七也。七者稍從其一。則大事去矣。今宜急命大同宣府守將。固守城池。整肅軍伍。使敵不敢輕進。果其送駕還京。密勑楊洪邀其歸路。石亨據其險阨。俟駕至關。堅閉勿出。則戰無不勝。而聖駕得還矣。若不戰而和。非計之得也。

事下禮部。

議行之。

英宗倉猝陷敵正臣子枕戈嘗膽之時郕王以介弟之親誼均休戚尤宜與廷臣協力同心籌良策以還車駕方爲無忝大義況既奉命監國庶務原足資代理何必亟稱尊號始能繫屬人心乎乃羣臣以太子冲幼國賴長君請于太后不過揣測郕王覬覦大位之隱以巧爲迎合耳至岳謙所述繼統之旨得自戸傳視盤武致實靖康手勅更無實據安知非希意矯稱乃竟持爲受命之券襲位改元不復以故君爲念其情僞自不可掩觀酒驚讓再三避歸郕邸所謂欲

皇太后命郕王即位。是爲景帝。

廷臣合辭請太后曰車駕北狩。皇太子幼冲。古云國有長君。社稷之福。請定大計。以安宗社。太后允之。羣臣以太后旨告王。王驚讓再三。避歸郕邸。羣臣復固請。會都指揮岳謙使衛拉特還。口傳帝旨。以王長且賢。令繼統以奉祭祀。王始受命。以明年爲景泰元年。

遥尊帝爲太上皇帝。

巡撫山西副都御史朱鑑。字用明。晉江人。請罷內官監軍。不從。

鑑上言。竊見王振亂天下。江南寇發。俱以誅振爲名。夫事歸朝廷則治。歸宦官則亂。況今額森詭詐百端。往來覘伺。宜專將帥事權。悉罷監軍中貴。重懸賞格。鼓勸義

益彌彰其將誰欺耶

旅庶大駕可還。敵兵自退。帝雖嘉納。不能從也。已而山東布政使裴綸湖廣監利人。言山東既有巡撫。又設內官鎮守。有司供應。以一科十。實為擾民。請下廷議。凡內地已有巡撫者。鎮守內官悉召還京。疏入。責綸陳狀。綸服罪乃已。時臨洮府同知田賜聽選知縣單宇陝西舉人段堅工部辦事吏徐鎮俱上言請召還監軍鎮守中官。詔以為祖宗舊制。不可更。皆不納。其後南京軍匠餘丁華敏上書言宦官十害。略曰。內官家積金銀珠玉。動以萬計。從何而至。非內盜府藏。即下朘民膏。害一也。怙勢矜寵。占公侯邸舍。興作工役。勞擾軍民。害二也。家人外親皆市井無賴。縱橫豪悍。任意為姦。納粟補官。貴賤淆雜。害三也。建造佛寺。耗費不貲。營一已之私。破萬家之產。害四也。廣置田莊。不入糧稅。寄戶府縣。不受征徭。阡陌聯亘。而民無立錐。害五也。家人中鹽。虛占引數。轉售他人。倍支鉅萬。壞國家之法。奪商人之利。害六也。奏求塌房。邀接商旅。恃強賒買。經歲不還。行賈坐敝。莫敢誰何。害七也。責放軍匠。俾辦月錢。致內府乏人。工役煩重。捶楚不堪。害八也。置買物料。以一科十。虧官損民害

九也。監工所至非法酷刑。軍匠塗炭害十也。事下禮部寢不行。

減浙江福建銀塲課。

以郭登爲總兵官。鎮大同。

時大同壁壘蕭條。城門晝閉。登慷慨奮厲。脩城堞繕器械。拊循士卒。弔死問傷。親爲裹創傳藥。曰吾誓與此城存亡。不令諸君獨死也。登初至。士卒堪戰者纔數百。馬百餘匹。不數年。馬至萬五千。精卒數萬。大同兵遂爲天下最。

以楊信民名誠以字行。浙江新昌人。爲僉都御史。討廣東賊黃蕭養。南海人。

蕭養以行刦被獲。繫都司獄。獄禁不嚴。蕭養潛使人納

郭登在大同不納英宗而
不能禁額森之陷白羊抵

斧飯中。至夜。與四百七十人皆破械出。刦軍器局。收兵仗。嘯聚海濱。旬日間。衆至萬餘人。進圍廣州。總兵官張安敗死。指揮僉事王清被殺。圍三月不解。鄉民避賊至城者。皆不納。歸則盡爲賊殺。從賊者益衆。帝以信民爲僉都御史。往討。信民先爲廣東叅議。有惠政。士民聞其來。皆喜。信民至開城門。發倉廩。獎勸士卒。招降脅從者數萬人。賊勢漸衰。蕭養尅期請降。會信民暴卒。賊聞之。曰。楊公死。吾屬何望。遂復大掠。明年四月。都督董興討定之。帝命興充副總兵。督軍討蕭養。興至廣州。賊列千餘艘。勢甚張。興縱兵奮擊。殺死者無數。餘多就撫。蕭養中流矢死。函首以獻。

冬。十月。額森奉上皇至大同。遂入紫荊關。

紫荆長驅深入則所謂守邊仍屬虛談而拒君實無可逃其論者每引社稷爲重之言以曲爲之說所見甚謬蓋孟子民貴君輕之語特因戰國殘民以逞故爲此論以針砭時君非爲臣子而發也後之迂儒遂以晉報呂飴甥鄭公孫申之事强爲牽合並以社稷與君分別輕重殊乖正理試思君爲社稷主有君乃有社稷苟蔑視其君則社稷又爲誰守乎況君臣父子義等在三皆一尊而不可易君陷于敵而即可別奉一君則何異父刧于盜而竟謂他人父有是理乎

先是。都指揮僉事季鐸。奉皇太后命。詣上皇所。告帝即位。及立皇太子。鐸還。帝復命鐸奉書上皇。并致書額森。言即位之故。額森以帝立。會衆議。欲大舉入寇。帝必南遷。大都可有也。叛閹喜寧。從上皇北狩叛附額森爲間諜。復盡以中國虛實告之。教額森奉上皇至邊。脅諸將開關。名總兵鎮守官出見。則留之。可以得志。額森以爲然。乃詭言奉上皇還京。至大同。總兵官郭登不納。遂由陽和進陷白羊口。一作白楊在大同府天鎮縣北少西。守備通政使謝澤死之。澤督兵扼山口會大風揚沙兵潰被殺。抵紫荆關。喜寧與額森弟大同王夾攻關城。守備都御史孫祥。都指揮韓青戰死。敵遂入關。長驅而東。

至于英宗返國亦天幸適然設竟蹈徽欽覆轍又將何以自解者謂從權濟難不得已而為之危以圖安則何以分義之罰人知其非而于此獨迷而不悟乎讀史者多未能見及故申大義以正之

詔諸王遣兵入衛。

以于謙提督各營軍馬。

詔諸將皆受謙節制。都指揮而下不用命者。先斬以徇。然後奏聞。

京師戒嚴。

廷議禦敵之策。石亨請毋出師。第堅壁以老之。于謙曰。敵張甚矣。如此則示弱。令敵益輕我。乃卽分遣諸將帥師二十二萬。列陳九門外。謙自與亨帥副總兵范廣遼東人。等陳德勝門。當額森。悉閉諸城門。絕士卒返顧。下令臨陣將不顧軍先退者。斬其將。軍不顧將先退者。後隊斬前隊。于是將士知必死。皆用命。



景帝任于謙排衆議而力戰守不可謂無功於宗社獨是英宗還國僻處南宮

詔宣府。遼東。總兵官。山東。山西。河南。陝西。巡撫。皆入援。

額森犯京師。于謙督諸將擊卻之

額森自紫荊關奉上皇過易州至良鄉。父老進茶果羊酒。進次盧溝橋。園官進果。上皇作書三。一奉皇太后。一致帝。一諭文武羣臣。額森列陳至西直門。上皇止德勝門外。是日都督高禮。毛福壽。敗敵彰義門北。殺數百人。奪還所掠千餘口。明日額森擁上皇登土城。在德勝門西北。亦曰土城關。即古薊門遺址。亦謂之薊邱。喜寧嗾額森邀大臣迎駕。帝以通政司參議王復爲右通政。中書舍人趙榮字孟仁。其先西域人。後家閩縣。爲太常少卿。出城朝見。喜寧又嗾額森以二人官小。邀于謙。石亨。胡濙。王直。出見。索金帛萬萬計。復榮。不得見上皇而還。廷臣欲議和遣

車同禁錮而廢后易儲有負恩焉天道好還子亦隨死終於殺禮西山實所自取耳然英宗亦豈得辭寡恩尺布之譏哉至於于謙社稷為重之言蓋出於呂飴甥喪君有君及公孫申為將改立脅必歸君之意後世迂儒無不以是為題夫君猶親也親為人執為子者不被髮纓冠而往救之以示不急其可乎則意欲之獄亦有由來或猶以為非英宗意是眞不識事體者之言耳然則當時宜從和議乎曰不共之讐安得與和繕甲治兵以從其後如岳飛之力戰迎二帝

人至軍中問謙謙曰今日止知有軍旅他非所敢聞已額森遣騎窺德勝門謙亭設伏空舍令數騎誘敵敵遂以萬騎來薄伏兵出范廣發火器擊之額森弟博囉及平章茂諾海舊作卯那孩今改中礟死敵轉至西直門都督孫鏜字振遠東勝州人斬其前鋒數人逐之敵益兵圍鏜鏜力戰不解會石亨分兵至敵引退欲還土城居民皆升屋呼號爭投磚石擊敵譟聲動地王竑毛福壽亦來援敵遙見旗幟不敢復前額森初輕中國既至相持五日邀請既不應戰又輒不利其別部攻居庸者復為羅通所敗敵五萬攻居庸會天大寒通汲水灌城水堅不得近七日敵遁走追擊之三戰三捷斬獲無算額森氣大沮喪又聞勤王師且至乃夜拔營由良鄉而西大掠

天下其誰非之

所過州縣。擁上皇出紫荊關去。帝以謙功大。進封亨武清侯。加謙少保。謙固辭。不允。敵之退也。焚毀長獻景三陵寢殿。而餘寇之未出關者。分屯畿內。四出剽掠。諸降人亦乘間並起。帝以昌平伯楊洪充總兵官。帥孫鏜范廣討捕之。遣官脩復陵寢。

詔止勤王兵。

衛拉特托克托布哈遣使入貢。

時衛拉特君臣鼎立。額森專國。兵最多。托克托布哈雖爲汗。兵較少。阿拉知院兵又少。三人外親內疎。其合衆南犯。利多歸額森。而害則均受。至是托克托布哈遣使入貢。帝從胡濙王直等議。厚賞賜以間之。

十一月。脩沿邊關隘。

上皇至衛拉特。

額森以上皇至老營。惟袁彬哈銘蒙古人。幼隨其父爲通事。從。彬同上皇寢。天寒。以脅溫上皇足。銘日侍左右。初。上皇入敵營之夕。額森有異志。會雷震死其所乘馬。而上皇寢幄復有異彩。乃止。及是。上皇所居毳帳。每夜有赤光奕奕繞其上。若龍蟠。額森見之。大驚異。尋欲以妹進上皇。上皇卻之。愈敬服。自是五七日必進宴。置酒爲壽。稽首行君臣禮。

以左都督朱謙夏邑人。鎮宣府。僉都御史王竑鎮居庸關。

先是楊洪奉詔入援。宣府人心危懼。欲棄城走。都御史羅亨信仗劍當門諭止之。衆始定。至是學士陳循以洪善戰。請輸所部留京。羅通曉暢兵事。請召還。參洪軍務

王驥三討麓川皆無功而返老師糜餉其罪已不可逭及軍還而適遇苗人梗化攻掠諸城驥既專閫外之征豈得視如隔膜則移兵勦捕分所宜然乃百姓遮道陳訴驥竟以不受命討苗為辭去之惟恐不速是誠何心又御軍無律轉使苗人截擊死亡數萬

帝從之。于謙言宣府京師之藩籬。居庸京師之門戶。今洪既留京。通復名還。宜更選重臣鎮守。乃以朱謙鎮宣府。紀廣楊俊（洪之子。）副之。王竑及夏忠魯瑄守居庸。

十二月。尊皇太后為上聖皇太后。

以王驥充總兵官討貴州叛苗。

初驥自麓川還。會湖廣貴州諸苗所在蜂起。圍平越（明衛。後置軍民府。今府屬貴州。）清平（明衛。今為縣。屬都勻府。）諸衛。貴州東路閉。驥至。民遮道訴。驥曰。吾受命征麓川。不受命討苗也。去之。軍無紀律。苗前後截擊。死亡數萬。比至武昌。詔還軍討苗。會土木難作。羣臣劾王振。兼及驥。朝議以驥方在軍。且倚之平苗。置弗問。至是苗益熾。命驥佩平蠻將軍印。充

之多坑冦喪師益爲國典所必及乃羣臣進劾朝廷皆置之不問且更倚以平蠻賞罰之傎亦甚矣

總兵官討之。

尊生母賢妃吳氏丹徒人。爲皇太后。立妃汪氏順天人。爲皇后。

彗星見。

凡二十日始滅。

額森犯寧夏。

喜寧勸額森西犯寧夏掠苑馬直趨江表居上皇南京。袁彬謂上皇曰天寒道遠陛下又不能騎徒取凍餒且至彼而諸將不納奈何額森聞之怒欲殺彬上皇力解乃止額森遂自冦寧夏掠人畜期月始退仍留數千人於河套。明史地理志大河自寧夏衛東北流過榆林衛北至廢勝州東北乃折而南所謂河套也一統志今爲鄂爾多斯地時入寧夏爲冦。

景皇帝

庚午 景泰元年。春正月朔。罷朝賀。

以上皇在衛拉特也。

築城天壽山南。

名曰永安。以居陵衛官軍。並移昌平縣治于內。今順天府昌平州治。即永安城也。明正德元年。陞縣爲州。

始令輸納者給冠帶。

戶部議。令軍民輸納者給冠帶。官吏罪廢者。輸草於邊。得復職。帝用給事中翟敬議。止給冠帶。其輸納者。或米。或粟。或豆。或草。或鞍馬。或牛驢。或銀。始于宣府。大同。其後兩畿。及諸布政司。遼東。皆行之。而米之輸尤多。已而監生郭佑言。非以國用耗乏。謀國大臣。欲紓一時之急。令民納粟者賜冠帶。今軍旅稍寧。而行之如初。是以空乏之敝。寵惡也。章

下廷議。終不行。

閏月郭登敗衛拉特于栲栳山。在朔平府平魯縣西北。寇入大同至沙窩。在朔平府東北。即沙楞河口。登奮擊破之追奔四十餘里又敗之栲栳山盡奪所掠而還自土木敗後邊將無敢與寇戰登以八百騎破寇數千軍氣一振捷聞封定襄伯後寇數至登屢擊却之

二月帝耕耤田

遣武淸侯石亨都指揮同知楊能字文敬洪從子巡邊

帝用于謙議遣石亨率京軍三萬巡大同楊能統京軍一萬五千巡宣府時有敵三人至大同欲朝廷通好叅將許貴字用和江都人以聞事下兵部于謙言前遣指揮季鐸

岳謙往敵。而敵隨入寇。通政王復少卿趙榮。不見上皇而還。和不足恃明矣。且我與敵。不共戴天。理固不可和。萬一和而彼肆無厭之求。從之則坐困。不從則速變。勢亦不得和。貴居邊疆重地。恇怯如此。何以敵愾。移檄切責之。自是邊將無敢言和者。

三月。衛拉特復分道入寇。陽和大同偏頭關（五季北漢砦。元改為關。明置偏關所。今為縣。屬寧武府。）野狐嶺（注見前）萬全衛皆被寇。時邊將禦敵。互有殺傷。惟寧夏慶陽朔州被敵殺掠甚衆。

叛閹喜寧伏誅。

寧數誘額森入邊寇掠。郭登諜知之。聞于朝。會上皇以

寧欲殺袁彬額森嘗謂上皇曰中朝若遣使來皇帝歸矣上皇曰汝自送我則可欲中朝遣使徒費往返爾寧聞怒曰欲急歸者彬也乃欲殺彬惡之言于額森使寧還京索禮物而令彬以密書報宣府寧至獨石參將楊俊預伏兵城下具酒勞寧酒半伏發遂擒之送京師羣臣雜治磔于市上皇聞寧誅曰自此邊境稍寧吾南歸有日矣

錄土木死事諸臣後

夏四月旱

五月總督侍郎侯璡字廷玉澤州人破貴州苗

時羣苗西至龍里明衛今為縣屬貴陽府東至沅州注見前北至武岡晉縣明初為府後改州今屬湖南寶慶府南至播州注見前不下二十萬平越被圍已九月城中食盡掘草根煮弩革食之而土驥

頓兵辰沅。不進。巡按御史黃鎬。字叔高。侯官人。置疏竹筒中。募土人乞援于朝。乃更命保定伯梁珤。都督方瑛。會湖廣總督侯璡。帥師往討。時副總兵田禮。已解平越圍。璡遣兵攻敗水西諸賊。女土官阿推等作亂。貴州道始通。又調雲南兵。開畢節。前。注見諸路。而自率兵攻破紫塘蠻寨。在平越府境。等數十餘寨。至重安江。在平越府。黃平州南。源出苗境。經湖南靖州界。為黔楚要津。與王驥兵會。鎮遠道亦通。已而璡復檄方瑛。攻賞改。苗寨名。諸寨。擒僞王王阿同。及阿趨等。而驥亦俘獲剗平王苗富蟲。皆送京師伏誅。是秋。梁珤亦破湖廣苗。會璡卒。以王來代之。明年春。來與方瑛。分兵連破二百餘寨。苗衆縛其酋以降。

朱謙敗衛拉特兵于宣府。

衛拉特二千騎屯賈家營。謙與叅將紀廣等力戰却之。

封謙撫寧伯。額森擾宣府大同。意二城可旦夕下。而謙

與郭登數以羸師挫其勁騎。額森由是氣益沮。

衛拉特遣使請和。

喜寧既誅。額森失間諜。所部兵多死傷。而托克托布哈

王阿拉知院又皆携貳。于是額森決意欲和。又恥自屈。

乃先令阿拉知院遣叅政旺扎勒托歡舊作完者脫歡。今改。後倣此。

等至懷來議和。邊將以聞。帝用陳循言。賚使令還。而以

敕諭阿拉。未行。額森忽擁上皇至大同。遣使賚文書以

講和爲言。而自率衆至城下。郭登佯欲謀奪上皇。登朝服立

月城內。潛令人伏城上。俟

上皇入。即下月城閘板。敵覺。遂擁上皇去。登以使及

王直與廷臣交章共請奉迎實爲正言讜論而[illegible]

書奏。帝厚賚使令與旺扎勒托歡偕還。廷臣皆言宜遣使往報。太監興安出呼羣臣曰。公等欲報使。孰爲富弼文天祥者。詞色交厲。尚書王直面折之。安始語塞。乃以給事中李實（字孟誠。合州人。）爲禮部侍郎。大理寺丞羅綺爲少卿。及指揮馬顯等。令齎璽書往諭衛拉特君臣。未幾。托克托布哈額森。所遣使丕勒瑪尼（舊作皮兒馬。）哈瑪爾。（舊作黑麻。今並改。）等復至。言于館伴云。昨知院使來。朝廷遣人偕往。今吾等乃汗及太師所命。若不報使。事必不濟。尚書胡濙奏其言。廷議請簡四人往。帝命俟李實還議之。

秋七月。遣右都御史楊善（字思敬。大興人。）等使衛拉特。

先是阿拉知院使來。吏部尚書王直首疏請迎上皇。及

覽奏不懌至有復作紛紜之詰則所謂非貪此位正其強顏自文而中情已不可掩于謙頗見隱微知不可以理奪故以微語撣其疑而堅其志而遣使之議始定額森遂以禮送還上皇夫此舉可謂善于匡救而返正之後殘加誅戮英宗可謂少恩矣

衛拉特君臣使相繼至。直與廷臣復交章言之。帝不懌曰。吾非貪此位。而卿等強樹焉。今復作紛紜何。衆不知所對。于謙從容言曰。天位已定。寧復有他。顧理當奉迎。萬一彼果懷詐。我有辭矣。帝意始釋。會丕勒瑪尼等將還。乃命善及侍郎趙榮為正使。以都指揮同知王息錦衣衛千戶湯允勣字公讓東甌王和之曾孫副之。賷金銀書幣往衛拉特。而李實適以額森使至。述額森語云。迎使夕來。大駕朝發。廷議請更遣大臣。帝曰。楊善既去。不必更遣。但以奉迎意敕諭額森足矣。

八月。上皇發衛拉特。

楊善奉使時。賷賜額森金幣外。餘無他賜。善乃捐己貲。

攜彼中所需者多市以往既至館伴田氏亦中國人留飲帳中善與語相得因以所齎遺之館伴喜明日善謁額森亦大有所遺額森亦喜善因詰之曰太上皇帝朝太師遣貢使必三千人歲必再賚金幣載途背盟見攻何也額森曰奈何削我馬價予帛多剪裂前後使人往多不歸又減歲賜善曰馬價非削也太師馬歲增而不忍拒故微省之太師自度價比前孰多帛剪裂者通事爲之卽太師貢馬有劣弱貂或敝豈太師意耶貢使多至三四千人有爲盗或犯他法故自亡去中國留之何用賞賜惟據現在數浮于人則不與非減也額森屢稱善善見額森辭色和因曰太師再攻我屠戮數十萬太

正統既爲額森所執知不足爲奇貨乃送之還朝額森之惠大矣又有何畏懼而乘臺羅拜乎此蓋史臣飾說之辭不足爲榮適以爲辱耳

師部曲寧無損今還上皇和好如故中國金帛日至不亦美乎額森曰上皇歸何以處之善曰天位已定難以再移知院巴延特穆爾勸額森留善而遣使要復上皇位額森懼失信不可乃引善見上皇設宴奉餞額森自彈琵琶妻妾奉酒令善坐善辭上皇曰太師命坐則坐善叩頭少坐卽起周旋其間額森顧左右曰有禮巴延等亦各設宴畢額森築土臺坐上皇臺上率妻妾部長羅拜臺下上皇行額森送數十里遣知院帥兵衛送而自下馬伏地慟哭良久去

詔議迎上皇禮

禮部尚書胡濙具儀以上 禮部堂上官迎龍虎臺錦衣具法駕迎居庸關百官迎土

城外。諸將迎教場門。上皇自安定門入。進東安門。于東北門南面坐。皇帝謁見畢，百官朝見。上皇入居南城大內。龍虎臺注見前。傳旨以一輿二馬迎于居庸關至安定門易法駕。給事中劉福言禮太薄。帝曰昨得上皇書具言迎駕禮宜從減省。朕豈得違之。羣臣乃不敢言。會千戶龔遂榮淮安人。為書投高穀而匿其名。言奉迎宜厚。主上當避位懇辭，而後受命。如唐肅宗迎上皇故事。穀袖之入朝。與王直。胡濙等共觀之。直曰。此禮失而求諸野也。濙欲以聞。王文不可。而給事中葉盛字與中。崑山人。已奏之。有詔索書。濙等因以書進。且言肅宗迎上皇禮正可倣行。帝不悅曰。第從朕命。無事紛更。乃遣太常少卿許彬字道中。寧陽人。至宣府。翰林侍讀商輅至居庸。迎上皇。時帝索遂榮書所從得。甚

英宗爲君爲兄景泰爲臣爲弟天澤久定而倫叙攸昭景泰或系况監國之命言猶在耳若既返國則監者自宜退就藩封誠使誼分克全何致慮有叔武之戮乃深蓄猜疑南宮遠置意果何居徒爾涕泣相持貌爲推遜又豈真能掩人耳目而詔辭尚謂隆禮厚倫自返能無忸怩乎

怠。遂縶白縛詣闕言之。下詔獄。坐遣。久之得釋。

上皇至京師入居南宮赦

上皇至自東安門入。帝迎拜上皇答拜。相持泣。各述授受意推遜良久。帝遂送上皇至南宮。百官隨入。行朝見禮。赦天下。詔詞有曰。禮惟有隆而無替。義則以卑而奉尊。雖未酬復怨之私。庶稍遂厚倫之願。先是李實使上皇。言于上皇曰。南歸後。當引咎自責。上皇滋不悅。及至宣府。僅命許彬草敕諭羣臣而已。復辟後。實竟斥爲民。

以刑部侍郎江淵。字世用。江津人。兼翰林學士。入內閣。預機務。

時苗衷罷。以淵代之。初。淵與徐珵同官侍講。珵倡議南遷。爲太監金英叱出。踉蹌過左掖門。淵適至。迎問之。珵曰。以吾議南遷不合也。于是淵入。具陳固守之策。遂見知。超擢刑部侍郎。及是參與機務

九月御經筵。

御史許士達（歙縣人。）言。經筵舊典。每月不過三日。如遇寒暑。又輒停止。一暴十寒。聖學何以有成。願陛下于經筵之外。日召儒臣。講論經史。驗之于古。會之于心。以應無方之變。帝優詔褒答。

南京吏部尚書魏驥（字仲房。蕭山人。）致仕。

初。驥爲吏部侍郎。端慎勁直。王振方陵虐公卿。獨嚴重驥。稱先生。尋調南京。進尚書。至是。以請老至京。大學士陳循。驥門生也。請間曰。公雖位冢宰。未嘗立朝。願少待事在循輩而已。驥正色曰。君爲輔臣。當爲天下進賢才。不得私一座主。退語人曰。渠以朝廷事如一已事。祇爲私謀。安得善終。竟致仕去。（驥家居二十年。布衣糲食。不殖生產。事兄敎諭騏。雖耄益

恭。教子弟力田。以理學易後進。時戴笠行田間。遇錢塘主簿。隸呵之。對曰。魏驥。復叱之。曰。蕭山魏驥。簿倉皇謝驥。慰而遣之。後至成化中。驥年九十有八。朝廷以御史梁昉言。遣行人存問。賜羊酒。命未至而驥已卒。賜祭葬如禮。謚文靖。其子寬以驥遺言。詣闕辭營葬。乞以其金振饑民。詔曰。驥臨終遺命。猶恐勞民。可謂純臣矣。其如所請。

冬十一月。禮部尚書胡濙請令百官賀上皇生日。不許。

未幾。濙又請明年正旦百官朝上皇於延安門。亦不許。

自是歲以爲請。詔皆免行。給事中林聰欲上疏言之。葉盛謂曰。今上孝弟。上皇盛德。兩宮帖然安靜。若益以言。則涉衆易疑。恐無中生有。反爲非便。聰乃止。御史盛杲目盛曰。已不爲而又阻人爲之邪。盛曰。此大事。當熟慮。惟安與靜。久長之道也。林聰字季聰。寧德人。盛杲。吳江人。

辛未二年。春正月。令軍民輸納者世襲武職。

都給事中金達疏諫。不聽。其後給事中曹凱字宗元。益都人。言。

近輸豆四千石以上得授指揮彼受祿十餘年費已償矣復令世襲是以生民膏血養無功子孫而彼取息長無窮也乞自今惟令帶俸不得任事帝然之命已授者如故未就者悉如凱言

度天下僧道

先是僧道三年一度帝特詔停之至是太監興安以皇后旨度僧道五萬餘人于謙上言今四方多流徙之民三邊缺戰守之士度僧道太多恐乖本末帝不省

二月吏部郎中李賢字原德鄧州人上中興正本策

其目有十曰勤聖學顧箴警戒嗜慾絕玩好愼舉措崇節儉畏天變勉貴近振士風結民心帝深嘉納命翰林

寫置左右備省覽。

夏四月遣都督僉事孫安守備獨石

初額森入犯獨石等八城獨石馬營雲州鵰鶚赤城龍門李家莊長安嶺凡八城俱殘毀議者欲棄之于謙曰棄之則不但宣府懷來難守京師不免動搖乃薦安授以方畧率兵守之安招士卒修城堡飭戰具弔死問傷流亡復業八城遂完。

五月遣衛拉特托克托布哈書

上皇歸後托克托布哈及額森屢使致貢上皇所亦有獻帝意欲絶衛拉特不復使使額森以爲請尚書王直金濂胡濙等皆言絶之恐啟釁帝曰遣使有前事適以滋釁爾曩入寇時豈無使邪因敕額森曰前者使往小

人言語短長。遂致失好。朕今不復遣。而太師請之。甚無益也。太師使朕皆優禮厚給之。顧亦須少人賞賚。乃得從厚。至是托克托布哈使又至。還所掠招撫使高能等。請通好。直等復相繼言之。帝曰。使臣不遣。朕志素定。乃享其使而以書報之。

復以楊洪鎭守宣府。

洪奏言。臣一門父子。俱握重兵。洪子俊。爲右都督。管三千營。兄子能。都督同知。信。都督僉事。俱充參將。盛滿難居。乞賜休致。不許。居數月。以疾召還。卒。謚武襄。洪久居宣府。御軍嚴肅。士馬精強。爲一時邊將冠。

秋。七月。京師地震。

南京亦震。

八月。復午朝

自永樂初舉午朝事。見前。後漸罷不行至是復之。舊制。凡常朝。內閣。五府六部及諸司。以次奏事。及是。定午朝議。帝用學士陳循言。命翰林院奏事。在五府六部之前。

冬。十二月。廣通王徽煠岷王楩第三子。陽宗王徽焟楩第五子。謀逆廢爲庶人。

徽煠惑家人段友洪。致仕都事干利賓等言。謂徽煠有異相。當王天下。作僞勅。分遣友洪及蒙能陳添仔等以銀印金幣。誘諸苗爲亂。封苗酋楊文伯等爲侯。令發兵來攻武岡。文伯不敢受。陽宗王徽焟亦與通謀。友洪歸爲鎭南王徽𤆬楩第二子。所執。有司以聞。帝廢徽煠徽焟爲庶人。幽徽煠京師而錮徽焟于鳳陽。蒙能率苗兵二千至武岡聞事敗。叛入廣西。稱蒙王。糾生

苗爲亂。久之。能始誅。事詳後。

立團營

明初京營兵隸五軍都督府。成祖北征。分中軍左右掖。左右哨。旣旋師仍之。謂之五軍營。兼馬步隊。專教陣法。已又置三千營。掌車輦旗纛扈從出入。隊皆騎。後征交阯。得火器法。置神機營。隊皆步。各提督以勳臣內臣。所謂三大營也。其五都督府。亦自名五軍。掌府者。治常行文書而已。非特命。不預營事。及是。于謙以營政久弛。兵將不相習。請選三營軍十萬。分五營團操。名曰五團營。其法五十人爲隊。隊有長。百人兩隊。有領隊官。千人有把總。五千人有都指揮。體統相繼。兵將相識。量敵多寡以爲調法。旣而謙又請益兵五萬。

並前五營爲十團營。都指揮三十。把總一百五十。管隊官一千五百。仍各統以武臣內臣。而謙及石亨內臣劉永成曹吉祥。往來提督。其餘軍不在團營者。歸本營訓練。以衛京師名曰老營。由是京軍之制一變。已而謙繪陣圖上進。依古法而變通之。其爲論甚悉。帝然之。命依法訓練。謙號令明審。目視指屈。口奏悉合機宜。石亨雖大將。受成而已。

以禮部侍郎王一寧台州仙居人。祭酒蕭鎡字孟勤。泰和人。並兼翰林學士。入內閣。預機務。

鎡先代李時勉爲祭酒。帝即位初。以老疾辭。國子生三千人叩闕請留。帝允之。至是與一寧並以本官兼學士入內閣。

額森弑其主托克托布哈。

托克托布哈娶額森姊生子。額森欲立之。托克托布哈不從。額森亦疑其通中國。將害已。遂相攻。托克托布哈敗走。額森追殺之。收其妻子。遣使獻捷。且貢馬于謙上言。額森雖悔過攄誠。遣使入貢。而罪大惡極。終不可容。今其君臣自相仇殺。是天授我復仇之機。臣請統團操軍馬。分往宣府。大同。討賊。帝不從。

壬申 三年春二月。戶部尚書金濂。有罪下獄。尋釋之。

舊制秋糧輸米。有折收銀布者。夏稅輸麥。有折收絲絹者。帝即位。詔免景泰二年稅糧三之一。濂檄有司。但減米麥。其銀布絲絹徵如舊。學士江淵以告。帝詰責戶部。濂言。絲絹銀布。詔書未載。今國家多用。若概免。國計何

景泰得位跡同竊取而自
英宗還國以後于奪泰傲
恭之道一切蔑然久已忍
心廢棄其君而見深之立
旨由太后至于廢立之際
則不復端命東朝是并蔑
視其母矣若黃竑不過蠻
酸夷目安知中國情事而
其疏中揣摩迎合之言又
豈荒服侏儒者所能辦此

資。言官交章劾之遂下都察院獄。三月釋之。削太子太
保。改工部。吏部尚書何文淵言。理財非濂不可。遂復還
戶部。

三月。詔錦衣衛官訪事。

夏。五月。廢皇太子見深爲沂王。立子見濟爲皇太子。

帝即位後。久欲以見濟代太子。而難于發言。會廣西土
目黃竑。以私怨戕其兄思明土知府瑊。并滅其家。竑先
屢擢都指揮使。瑊其庶兄也。瑊老。子均襲官。非竑意。陰
令其子率悍卒夜馳破府城。滅瑊家。支解瑊父子瘞之
後圃。即引還。明日。竑佯不知。走思明。驚哭發喪。而瑊僕
福童。于竑子殺瑊時已見之。并識其從人。脫走訴憲司
巡撫李棠以聞。下有司治其事。捕竑父子入獄。竑急使
其黨至京師行賂。有欲其迎合帝意者。乃上疏請易太

必陳循輩預受分金之餌希肯邀榮借玹以發其端耳至于謙不諫易儲一事論者紛如謙在當時實能公忠體國者若竟如諸人之阿順苟容必無是理觀賜金之獨不及謙則安知非謙已有造膝之陳景泰稔其意不可奪故不復相屬邪且謙前諫奉迎賴諭辭以成事而此則無可詭托又不肯祇沽一已之名而于事仍歸無濟故不復犯顏強諍耳不然謙素爲景泰所倚任苟非有深拂其隱之嫌何以天順復辟時聞纖聲而遽有疑是于謙之間邪

子。疏曰。太祖百戰以取天下。期傳之萬世。往年上皇輕身禦寇。駕陷北庭。寇至都門。幾喪社稷。不有皇上。臣民何歸。今且踰二年。皇儲未建。臣惟人心易搖。多言難定。爭奪一萌。禍亂不息。皇上即循遜讓之美。復全天敘之倫。恐事機叵測。反覆靡常。萬一羽翼長養。權勢轉移。委愛子于他人。寄空名于大寶。階除之下。變爲寇讐。肘腋之間。自相殘蹙。此時悔之晚矣。乞與親信文武大臣。密定大計。以一中外之心。絕覬覦之望。疏入。帝曰。萬里之外。乃有此忠臣。即下廷臣議。且令釋玹罪。明日。禮部尚書胡濙集羣臣會議。衆相顧莫敢發言。惟都給事中李侃。林聰。御史朱英。字時傑。桂陽人。以爲不可。尚書王直亦有難色。太監興安厲聲曰。此事不可已。即以爲不可者。勿署名。毋得首鼠持兩端。羣臣皆唯唯署議。于是濙等上言。陛下膺天明命。中興邦家。統緒之傳。宜歸聖子。黃玹奏是。制曰可。禮部具儀。擇日以聞。即日簡置東

宮官。越九日。更封太子為沂王。立見濟為太子。詔曰。天佑下民。作之君。實遺安于四海。父有天下傳之子。斯本固于萬年。大赦天下。命百官朔望朝太子。先是。帝有易儲意。恐文武大臣不從。乃賜陳循高穀。白金各百兩。江淵。王一寧。蕭鎡。商輅。半之。以緘其口。及太子立。又加賜黃金各五十兩。并賞諸親王公主。及邊鎮文武。內外羣臣有差。而東宮公孤官。皆兼支二俸。

廢皇后汪氏。立妃杭氏為皇后。

帝初欲易太子。獨汪后不可。曰。如監國之稱何。帝不從。后以太子杭妃所生。遂讓焉。

封上皇子二人為王。

見清上皇第二子。萬宸妃出。榮王。天順復辟後。改封德王。居德州。復改濟南。見淳上皇第四子。王惠妃出。許王。明年薨。

盧忠假事生風造爲不經之談以上變傷大倫而搆危難其罪與亂臣等景泰當時即應執寘重典庶乎理得心安乃一聞奸人妄言即詔獄窮治設浪瑤誣服將置英宗何地乎雖以商輅等言解釋忠亦下

官顏孟二氏子孫各一人。

六月。建大隆福寺。

時太監興安用事。佞佛甚于王振。請帝建大隆福寺。費數十萬。踰年始成。帝尅期臨幸。禮部郎中章綸（字大經。樂清人。）諫。河東鹽運判官楊浩。（濟南人。）除官未行。亦上章言之帝乃止。

秋。七月。殺內使王瑤。

御用監阮浪侍上皇于南宮。上皇賜浪鍍金繡袋及鍍金刀各一。浪以與瑤。錦衣指揮盧忠見之。醉瑤酒而竊之。上變言浪傳上皇命。以袋刀結瑤。圖復位。帝震怒。下浪。瑤。詔獄。窮治之。忠筮于術者仝寅。（安邑人。）寅以大義折

獄然僅坐以他事外謫立功何以懲凶惡且仍殺瑤錮浪其猜疑終不能釋甚矣景泰之竊位失德也

之且曰此大凶兆死不足贖忠懼佯狂以冀免商輅及中官王誠言于帝曰忠病風無足信不宜聽妄言傷大倫帝意少解乃並下忠獄坐以他罪謫廣西立功錮浪于獄而瑤竟磔死

江淵以母喪起復

初侍讀學士倪謙字克謙錢塘人遭喪淵薦謙為講官謙遂奪哀至是御史周文言淵引謙正為今日地帝以事既處分不問詔自今羣臣遭喪毋濫保

冬十月以左都御史王文入內閣預機務

時閣中已有五人陳循最寵任高穀與循不相能以文彊悍欲引文自助乃請增閣員循舉其鄉人蕭維禎穀

舉文。文方巡視江淮。以中官王誠助。遂召入閣。二品大臣入閣自文始。文旣居政府。反與循比而不附穀。人謂穀自生一敵云。

遣諸將分鎮大同宣府。

孫鏜。石彪。（亨從子。）協守大同。衛穎。楊能。協守宣府。從于謙請也。謙又議上禦寇安邊十一事。詔悉行之。

十一月。己未朔。日食。

于謙辭總督軍務。不許。

帝知謙深。凡所陳奏無不從。而謙亦每事抒忠。直陳無隱。由是人多忌之。方敵初退。都御史羅通劾謙上功不實。且言韓信起自行伍。穰苴拔于寒微。宜博搜將士中

如信萓者與議軍事若今腰玉珥貂皆苟全性命保爵祿之人未足與議也意葢詆謙與石亨輩謙疏辨且乞罷請通指薦韓信穰苴其人者廷臣共留謙又謂通志在滅賊無他帝兩解之及設團營謙與石亨同事謙議論斷制亨不能贊一辭銜之亨貪縱自恣謙每事裁抑亨不得逞益恨謙疏辭總兵官不許謙上言祖宗朝本無總督邇因邊事孔棘命臣兼領此一時之宜非經久之法即今敵情未定將任宜專臣見石亨累奏辭職以臣爲之軒輊也豈可以臣之駑鈍使亨不得行其志乞解臣總督軍務俾亨專任其事帝亦不允通與亨皆謙所薦舉顧前後齮齕之而言者復捃摭不已諸御史屢

以深文彈劾。賴帝力持之。謙畧得盡其所施設。然謙故性剛。負才氣。遇事有不如意。輒拊膺歎曰。此一腔熱血。竟灑何地。視諸選耎大僚勳臣貴戚。意頗輕之。故憤怨者益衆。德勝之捷。石亨功不如謙。而得世侯。內愧。疏薦謙子冕。詔赴京師。謙辭不允。冕至。謙言國家多事。臣子不得顧私恩。且亨爲大將。不聞舉一幽隱。拔一行伍微賤。以裨軍國。而獨薦臣子。于公議亦不協。臣于軍功。立杜微倖。決不敢以子濫功。亨復大恚。帝嘗賜謙第。謙辭。每日留宿直廬。器具蕭然。素病痰。疾作。帝遣興安。舒良往視。還奏謙服用過薄。詔尚方製賜。至醯菜皆備。帝又親幸萬歲山。伐竹取瀝賜之。或言寵謙太重。興安曰。彼日夜分國憂。不問家產。即彼去。令朝廷何處更覓此人。

于冕。字景華。

十二月。額森使來。廷臣請遣使報之。不許。

額森自弒托克托布哈後。屢貢馬。至是。復遣使賀來年正旦。尚書王直等請遣使答之。詔兵部議。于謙言臣職

司馬知戰而已。行人事非所聞。帝從謙言。遣使議乃罷。

旣而洗馬劉定之言。北庭遣使。宜敕羣臣公議。不當但委兵部。蓋和戰皆所以待敵。而兵部必不以和爲請。猶巫醫皆所以治病。而巫者必不以藥爲言。各護其所短。而欲見其所長也。詔下羣臣更議。給事中路壁。以遣使有五不可。帝以壁議爲是。使卒不遣。劉定之字主靜。永新人。

癸酉

四年春二月。以黃竑爲前軍都督府同知。

敕竑馳驛至京。召見便殿。以竑有機謀勇畧。命洽前府事。賜第居京師。後太子卒。竑即仰藥死。

三月。鳳陽淮徐饑。巡撫僉都御史王竑賑之。

鳳陽淮安徐州大水。道殣相望。竑不待報。輒開倉賑之。山東河南饑民亦相率就食。竑以徐州廣運倉有餘積。欲發以賑。典守中官不可。竑曰。民旦夕且爲盜。若不吾

從。脫有變。吾先斬若。然後自請死耳。中官憚竑名。不得已從之。竑乃自劾專擅罪。因言廣運所儲僅支三月。請令死罪以下得入粟贖。帝從其議。復命侍郎鄒幹齎帑金馳赴。聽竑便宜。竑乃躬自巡行散賑。不足則令沿淮上下商舟量其大小出米作粥。以食饑民。又勸富民出米麥穀粟。而以銀錢絹布𠑽之。分給被災之家。全活二百一十餘萬。賦牛種及招撫復業者七萬九千餘戶。他境流移安輯者萬六百餘家。病者給藥。死者具槥。鬻子女者贖而歸之。還籍者予道里費。民忘其饑。頌聲大作。歌曰。生我者父母。活我者巡撫。初竑奏淮揚饑。帝憂甚。及得竑自劾疏。喜曰。好都御史。不然。饑死我百姓矣。于是尚書金濂大

學士陳循等頌竑功就進左副都御史時濟寧亦饑帝命南京戶部尚書沈翼賚帑三萬往賑散給僅五千金餘歸之京庫竑劾翼奉使無狀請以銀易米備賑從之

夏四月始令生員納粟入國子監

先是元年六月命生員納糧倒馬關者給冠帶至是命輸粟八百石于臨清東昌徐州賑濟者入監讀書循資出身尋減三百石行未幾以胡濙言遂罷洪武中監生與薦舉人材參用故其時太學生最盛迨薦舉既廢進士日重而監生漸輕至是納粟例開開封教授黃鑾首言其不可戶部請俟倉庫稍實停之于是不久即止然其後或遇歲荒或因邊警或大興工作率據前例行之而軍民子弟亦得援生員之例以入監謂之民生亦謂之俊秀或竟謂之例監而監生日益輕矣

秋八月額森自立為汗

額森以兵力迫脅諸部東踰烏梁海西及赤斤哈密等

徐有貞傾險之徒心術叵測前此南遷倡議祇圖自保身家因而爲人指目遷擢久淹乃躁進滋深遂諂附閹臣改名希用不獨詭遇可羞其狡黠尤爲可恨

遂自立爲汗。以其次子爲太師。遣使致書。稱大元特克紳汗舊作田盛可汗。解云。田盛猶言天聖也。蓋當時未通音譯。以其與天聖相近。遂以爲解。今改正并訂之。末曰添元元年。詔廷臣議報書所稱。或以爲但勅諭來使。不必賜書。給事中林聰。或以爲宜仍稱太師。安遠侯柳溥。或以爲可稱衛拉特主。郎中章綸。而府部大臣則僉言宜從北俗稱爲汗。帝從大臣議。書稱衛拉特汗賜之。

冬。十月。以徐有貞爲左僉都御史。治沙灣決河。

有貞即徐珵。以倡議南遷。爲太監興安金英所叱。久不得遷。因諂事陳循。以玉帶遺之。且用星術言公帶將玉矣。無何。循果加少保。大喜。會太子立。因引爲右諭德。尋復薦爲國子監祭酒。帝曰。是議南遷者耶。爲人傾邪。將

鄙夫患失無所不至皆由利祿攖心不復知以義理自處誠無足責惟是景泰既素稔其爲人何改名以後竟爲所蒙固而不之覺且旋加柄用乎

壞諸生心術。他大臣亦屢薦珵。輒不用。循具以告珵。曰。若第更名無爲內家習知也。珵從之。遂改名有貞。時河決沙灣已七年矣。隨築隨決。前後治者皆無功。廷臣共舉有貞。乃擢僉都御史治之。

十一月。皇太子見濟卒。諡懷獻。

甲戌五年春正月。命平江侯陳豫以平賊功。進封侯。學士江淵撫輯山東河南兩淮軍民。

時山東河南兩淮大寒。人畜多凍死。巡撫都御史王竑以爲言。故有是命。竑言。頃冬春之交。淮河冰。抵海四十餘里。人畜僵死萬餘。弱者鬻妻子。強者肆劫敓。民困若此。陛下端居九重。大臣身處廊廟。何由見之。使目擊其狀。未有不太息流涕者也。陛下即位以來。非不敬天畏民。而天變民窮特甚者。恐聖德雖修而未至。人倫雖正而未篤。賢才用而未收其效。邪佞去

而未盡其類。仁愛施而實惠未溥。財用省而上供未節。刑罰寬而冤獄未伸。工作停而匠役未息。法制頒而尚有更張。賦稅免而或仍牽制。坐是干和。遂召災變。臣願陛下。修厥德以圖厥治。欽天命。法祖宗。正倫理。篤恩義。戒逸樂。絕異端。廣仁愛。釋猜疑。修德必致其誠。進忠良。遠邪佞。公賞罰。寬賦稅。節財用。戒聚斂。却貢獻。罷工役。圖治必盡其實。如是而災變不息。未之有也。帝嘉納之。因勅內外臣工。同加修省。陳弭災之道。

三月減國子生額。

監生二千餘人。俱仰給官廩。以戶部侍郎孟鑑言。留年深者千餘人。餘放歸。

命學士王文撫恤揚州及蘇常諸府。

尚書儀銘（字子新。高密人。智之子。）以江南北積雪冱寒。死亡載道。奏請賑恤。帝得奏。即馳勅江淵。王竑賑淮北。而命文賑揚州及蘇常諸府。先是正統以來。蘇松常鎮四府糧白

兌運外。每四石折白金一兩。即金花銀。事具前。民以爲便。後戶部仍徵米輸淮徐。凡一百餘萬石。率三石而致一石。民多破家。文以便宜停之。又發廩賑饑民三百六十餘萬

夏。四月。壬午朔。日食。

五月。下禮部郎中章綸御史鍾同。字世京。永豐人。于錦衣衛獄。

先是。懷獻太子旣卒。綸與同偕朝語及沂王。皆泣下。因與約疏請復儲。會定州獲北諜。言額森使偵京師。將以秋初大舉深入。同聞之。上疏抗論時政。因及復儲事。曰。父有天下。固當傳之子子。乃者太子薨逝。足知天命有在。今皇儲未建。國本猶虛。臣竊以爲上皇之子。卽陛下之子。沂王天資厚重。足令宗社有託。伏望擴天地之量

敦友于之仁。擇日具儀。復還儲位。實祖宗無疆之休。疏入。帝不懌。然猶下廷臣集議。雖衡同甚。未發也。越三日。綸復陳修德弭災十四事。其言惇孝弟云。孝弟者。百行之本。願陛下退朝後。朝謁兩宮皇太后。修問安視膳之儀。上皇君臨天下十有四年。是天下之父也。陛下親受册封。是上皇之臣也。上皇傳位陛下。是以天下讓也。陛下奉為太上皇。是天下之至尊也。願陛下于朔望或節日。一幸南宮。率羣臣朝見。以展友于之情。極尊崇之道。又請復汪后于中宮。正天下之母儀。還沂王于儲位。定天下之大本。帝得疏。遂大怒。時日已暝。宮門閉。傳旨自門隙中出。立執綸繫詔獄。未幾。并及同。逼引主使。拷掠

備至會大風揚沙。天地晝晦。獄得稍緩。令錮之。

烏梁海三衛乞居大寧城。不許。

額森虐使三衛逼徙其部落于黄河穆納地。穆納。山名。注見前。三衛不能堪。其酋奇里瑪舊作乞兒鑾。格根特穆爾舊作革干帖木兒。今並改。後仿此。等亡歸。請得近邊屯駐。因乞居大寧廢城。于謙以爲不可。乃止。

秋八月。減兩京課鈔。

時以鈔法不行。令兩京市肆園場稅。悉納鈔戶部。按月征之。商民以爲病。或閉戶不敢市易。拔園蔬伐果木。以避之。給事中陳嘉猷餘姚人。言兩京根本重地。軍民尤宜加恤。豈可當歲歉之時。與擾民之政。縱使鈔法通。而民

已不聊生矣。詔蔬果等暫免納鈔。

冬。十月。額森為阿拉所殺。

額森恃强。日益驕恣。荒于酒色。阿拉求為太師。不許。且殺其二子。阿拉怒。遂率衆攻額森。因數其三罪曰。漢兒血在汝身。托克托布哈王血在汝身。烏梁海血亦在汝身。天道好還。今日汝當死。額森無以應。遂殺之。未幾。韃靼部保喇（舊作孛來。今改。後仿此。）復殺阿拉。奪額森母妻并其玉璽。求托克托布哈子穆爾格爾（舊作麻兒可兒。今改。後仿此。）立之。號小王子。自是衛拉特遂衰。額森弟及諸子。徙依哈密。部衆分散。而保喇與其屬瑪拉噶（舊作毛里孩。今改。後仿此。）等。皆雄視部中。韃靼勢復熾。額森本托歡太師子。額森既亡。數傳至博汗。其世次不可考。博汗生子曰烏林台巴丹太師。遂統部

落。是爲準噶爾之始。　按博汗。舊作孛汗。烏林台巴丹。舊作烏林台巴靼。今並改正。

十二月。貶都給事中林聰爲國子監學正。

聰遇事敢言。爲執政大臣所疾。王文尤惡之。會聰甥陳和爲教官。欲得近地便養。文嗾御史黃溥劾聰。下廷訊坐專擅選法。當斬。胡濙不肯署。稱疾不朝者數日。帝遣輿安問疾。濙曰。老臣本無疾。前日議事驚悸。至今不寧耳。安問何爲。曰。諫官有小罪。而欲殺之。所以悸也。安入告。高穀亦力言之。聰遂得釋。貶國子監學正。

乙亥六年。春正月。改工部尚書石璞字仲玉。臨漳人。爲兵部。以學士江淵爲工部尚書。

淵在內閣。好議論。每爲同官所抑。意忽忽不樂。會于謙

以病在告。詔推一倘書協理部事。衆佯推淵。淵欣然不辭。屬商輅草奏。陳循。王文。密示以石兵江工四字。淵在旁不知也。比詔下淵大失望。

二月。雨木冰。彌旬不解。

錄囚。

時中外繫囚有至十餘年者。帝以災變。命法司審錄之。由是得減免者甚衆。

夏四月。丙子朔。日食。

韃靼遣使入貢。

禮部言。迤北未有君長。請量減賞賜。詔從舊給之。以慰

其心

五月。帝禱雨南郊。

以雨畿及各省旱蝗也。

予太監王誠等錦衣衛世職。

六月。以宋儒朱子九世孫挺。為翰林院五經博士。世襲。

尋復以宋儒程頤後克仁。周敦頤十二代孫冕。俱為世襲博士。

秋七月。徐有貞治沙灣決口成。

有貞至張秋。鎮名。在泰安府東阿縣西南。運河所經。與壽張。陽穀二縣接界。上治河三策。一置水門。畧言。水性可使通流。不可使堙塞。故漢武堙瓠子。終弗成功。漢明流汴河。踰年著績。其言治水者甚衆。獨樂浪王景所述制水門之法可取。今請依景法。損益其間。置閘門于水。而實其底。令高常

水五尺。小則拘之以濟運。大則疏之使趨海。則有通流之利。無堙塞之患矣。一開支河。畧言。凡水勢大者宜分。小者宜合。分以去其害。合以取其利。今黃河勢大。故恒衝決運河。勢小。故恒乾淺。必分黃水入運河。則可去其害而取其利。請度黃河可分之地。開河一道。使水大不至泛溢為害。小亦不至乾淺以阻漕運。

一濬運河。議既定。督漕都御史王竑以漕渠淤淺滯運。請急塞決口。帝勅有貞如竑言。有貞守便宜。言臨清河淺舊矣。非因決口未塞也。漕臣但知塞決口為急。不知秋冬雖塞。來春必復決。徒勞無益。臣不敢邀近功。詔從其言。有貞乃治渠。起張秋金堤前。汪見之首。引而西南百里。經濮陽濼。博陵陂。至壽張之沙河。及東西影塘白嶺灣李峯。凡五十里。由李峯而上。至竹口蓮花池。抵大潞灘。又五十里。踰范暨濮。又上而西北。經澶淵以接河沁。內倚古金堤以為固。外倚梁山泊以為泄。又置上下二閘以

節宣之凡河流之旁出而不順者築九堰以障之堰各長萬丈崇三十有六尺厚什之柵木絡竹實之石而鏈以鐵凡五百五十餘日而工成賜其渠名廣濟由是河水不東衝沙灣而北出濟漕乃濬漕渠北至臨清南抵濟寧建閘于東昌者八水道以平先是有貞始興工有謂河決宜塞不宜疏者帝遣中使卽問有貞出二壺而穿其一爲五竅注水其中五竅者先涸中使還報乃決用其策及工將竣江淵請遣中官偕文武大臣督京軍五萬人往助役有貞言京軍一出日費不貲今泄口已合決隄已堅但用沿河民夫自足集事乃止蓋自沙灣之決垂十年至有貞治之而決口始塞阿鄄曹濮間田

出沮洳者百數十萬頃。山東河患少息。然亦會黃河南趨徐呂。東流漸殺。故有貞得奏厥功云。有貞初築決口。下木石則皆若無者。有貞思數日。忽悟曰。此下殆有龍窟耶。吾有以制之矣。乃鎔鐵下之。不移時而決口塞。有貞事竣還。帝厚勞之。尋復命巡視漕河。明年秋。山東大水。河隄多壞。惟有貞所築如故。有貞乃修舊隄決口。自臨清至濟寧。水患悉平。還朝。帝召見。獎勞有加。進左副都御史。

太白晝見。

帝即位後。太白常晝見。至是。御史倪敬（字汝敬。無錫人。）以災異頻仍。請罷齋僧。輟遊宴。止興作。疏入。帝不懌。未幾。都御史蕭維禎考察其屬。諭令去之。遂黜敬為典史。

八月。杖南京大理少卿廖莊（字安止。吉水人。）于闕下。謫為驛丞。復杖禮部郎中章綸御史鍾同于獄。同死。綸仍錮獄。

景泰度觀英宗并易其儲
嗣徐正以奸人窺伺遂公
然請出居沂州其迎合揣
摩殊為逢君長惡景泰于
廖莊等之建言既嚴刑以

先一年，在南京疏言：臣曩見上皇遣使冊封陛下，每遇慶節，必命羣臣朝謁東廡。今上皇在南宮，願陛下時時朝見，或講論家法，或商搉治道，歲時令節，命羣臣朝見，以慰上皇之心。又言：太子者天下之本。上皇諸子，陛下之猶子也，宜令親儒臣，督書策，以待皇嗣之生，使天下臣民曉然知陛下有公天下之意。疏入不報。及是，莊以事至京，詣東角門朝見。帝憶前疏，大怒，命杖八十，謫定羌驛丞。左右言事皆由鍾同倡，實罪魁。帝乃封巨梃，就獄中杖同，及綸各百，同竟死，綸死而復甦，繫如故。是年，刑科給事中徐正請間言事，亟召入，乃言：上皇臨御歲久，沂王嘗位儲副，天下臣民仰戴，不宜居于南宮，宜遷置所封之地，以絕人望。別選親王子，育之宮中。帝驚愕大怒，立叱出之，命謫遠任。已復得其淫穢事，遂謫戍鐵

遂復用高平伐樹之說其猜忌險刻幾不留餘地何獨于余正而反加以深譴蓋自南宮退處朝謁闕如其勢無殊于禁錮推景泰之心以爲近在闕廷易于防制若出就外藩則費手名存衆望未絶不能無慮外之虞深疑正以詭辭作說故一聞言即不勝鬱懌乃繼之以怒也論者每以正之謫戍謂可減景泰貪位忘君之罪又或謂其藉此以掩惡沽名不知景泰自襲位以後久已倒行逆施不求顧恤人言安得又畏怨動必若顛前後以誅其心殆無遁情耳

嶺衛。又御史高平，亦言城南多樹，事叵測。遂盡伐之。時盛暑。上皇常倚樹憩息。及樹伐。得其故。大懼。至天順復辟後。正。平。皆伏誅。

冬。十一月。以方瑛爲平蠻將軍。討湖廣叛苗。

初庶人徽㸌既廢。其家人嘗能竄入苗中爲亂。事具前。詐作妖書糾生苗三萬餘。攻龍里。注見前。新化。明守禦所。今爲長官司。屬黎平 銅鼓 明衛。今爲錦屏縣。屬黎平府。諸城。官軍屢剿不能克。至是。

帝命瑛爲平蠻將軍。尚書石璞總督軍務。率京軍討之。

時諸苗酋多與能相應。合衆攻平溪衛。明置。今爲玉屏縣。屬思州府。都指揮鄭泰以火鎗擊能。能被創走。泰追斬之。事在明年四月。餘賊流劫武岡分陷藕塘諸寨。勢尚熾。已而瑛進駐沅州。分三道。一自清浪。明衛。今爲清溪縣。屬思州府。一自平溪。一自鎮

遠會于賊境破鬼板等一百六十餘寨在明年十二月蒙能餘黨以次平

丙子七年春二月皇后杭氏崩謚肅孝

三月天鼓鳴

夏四月彗星見

彗東北見于胃其光芒或長數尺或長丈餘自是月至于六月凡兩月餘及十二月又復見于畢宿

五月勅內外羣臣修省

以星變也

六月葬肅孝皇后

河決開封

大臣子弟果文學優裕固不妨以科目進身而既與選場得失惟當靜聽若其才本不堪錄取則見斥更屬至公尤當安命而守分乃王文陳循以其子被黜切齒考官搆成其罪雖臺

秋。七月。兩畿。山東。河南大水。

自夏至秋。大雨不止。諸水並溢。高地丈餘。

以工匠蒯祥陸祥爲工部侍郎。

蒯祥以木工。陸祥以石工。俱累擢太僕寺少卿。至侍郎。

仍督工匠。時稱爲匠官。

八月。浙江。江西。湖廣旱。

九月。賜大學士王文陳循子俱明年會試。

自設科以來。輔臣子弟少登第者。是秋。文子倫。循子瑛。應順天鄉試被黜。文循搆考官劉儼黃諫。欲殺之。臺省譁然。高穀言于帝曰。大臣子與寒士競進。已不可。況又不安于命。欲殺考官。可乎。帝命翰林院禮部覆閱貢士

垣清議同列建言概不之恤必待命官覆閱令其子得與會試而後快心景泰雖薄其人而不能不徇其請紀綱既已蕩然而二人之任私意而蔑朝章恣橫實甚以凶險濟其貪鄙其惡豈特壟斷之賤丈夫哉

卷。有優于倫、瑛者。有相等者。亦有不及者。勉徇二人意。命其子一體會試。

而心薄之

冬。十一月。蠲天下景泰以前逋賦。

十二月。帝有疾。

罷明年元會。

